“七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八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——”

随着眼保健操的结束，同学们睁开了眼睛，看到ET正站在讲台上——这节又是英语课。

同学们并没有感到惊讶，因为这节本来就是英语课。但是当看到ET手中那白花花的试卷时，同学们可就憋不住了。

“啊？”

“考试！”

ET数着卷子，然后直接无情地丢了下去。

“来，翻到第一面，开始做听力。一，听音……”

当做到第二题（听音，排序）时，有些人喊道：“这个图片看不清！”

ET停下来，看了看题：“来，第二题的第二部分，这个是蔬菜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这不是答辩吗？”

“这是蔬菜？”

接着，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。

ET突然放下卷子，快步走向第一组后面，手里拿着软尺。

“你刚刚有没有笑？”

“我没有！”

“还说不是你！”

“我没有！是陈锐讲的！”

“我刚刚都听到是你讲的！”

“就是他！”

ET彻底被激怒了。她猛地把陈睿卓从座位拽到了过道上：“哈，你还狡辩呀？来，去林老师办公室继续狡辩！”

ET一边说，一边试图把他拽向门口，不过只拽了一点距离，于是她又举起软尺。

陈睿卓想要挣脱ET的手，可是ET却死命抓住他的衣服不放，并且另一只手努力寻找着突破口——寻找打他的机会，但是效果甚微。于是ET也不找什么手了，直接对着他的手臂一阵猛抽，软尺在衣服和桌角间来回摆动，发出一声声轻响。打了一会儿，ET愣是没打到手，于是飞速把抓住衣服的手松开，转而去抓他的手。接着不等找准位置，就打了一下又一下，嘴里还不停吐出一句句气话。

突然，ET猛地松开他的手，转而抓住了他桌上的新启航，往门口用力一扔，新启航便消失在走廊，整个过程不到一秒。

“哇！”

“哇！”

“ET高空抛物！”

“牛逼！”

“ET完了！”

此时，陈彦豪也插嘴道：“ET高空抛物！我要去告校长！”

ET整个人都快疯了。她走到讲台，用软尺对着陈彦豪：“走，去告啊？！现在就去告啊？！”

“来，林煜昕，去叫林老师过来。”

不到半分钟，林煜昕就带着MT走来了。ET一见到她，就开始“控告罪人”：“刚才陈睿卓还有陈锐在考试时捣乱，然后XXX、XXX、XXX以及陈彦豪在旁边起哄。”

MT对那几个人进行了一阵严厉的批评教育，陈睿卓却说：“谢老师刚刚把陈睿卓的新启航扔到了楼下！”

ET心里一紧，但随即恢复了淡定，对MT解释道：“我一怒之下把他的新启航扔到了楼下。”

MT看着陈彦豪，又增添了几分怒气：“他为什么不扔别人的，就要扔你的！……”陈睿卓哑口无言。

接着，又是一阵批评教育，然后考试就继续了……

2020年，疫情爆发。

之后，学校就陷入了大大小小的停课当中。

之后，一切就变成了全新的体验。

学校里，开始了做核酸的日子。

英语课上，ET正在讲课。这时，老师走了进来。

“做核酸。”

“来，今天做核酸的带着牌子出去。”

几个人立刻掏出牌子，然后“嗖”地跑出了教室。

做完核酸后，几个人同样快速跑着步。这时，有一个人说话了。

“待会儿回去还要上英语课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们慢慢走，说不定就可以不用上了！”

“好主意！”

“行！”

然后，他们的速度便慢了下来。只见几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在花坛边，甚至看起了风景。

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，转眼间，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楼梯口——再往上就是ET的地儿了。

“走慢点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走两步、退一步！”

“快点下课啊！”

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了二楼。

“还是太快了！”

“再慢一点儿！”

他们又踏出了一步、两步……

怎么这么快就到三楼了？我可不想上那个姓谢的老师的课！

“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说着，他们坐了下来。

“看一下校长有没有来！”

这时，下课铃响了。

几个人立刻跳起来，如同火箭一般冲上了楼。

“耶！”

“耶！逃课成功！”

结果，没过几天，新冠又卷土重来了。

怎么办？停课！

ET嫌网课不够详细、没有针对性。于是自己每天都开了一个直播间。

进入直播后，屏幕上依旧是那张黄色的、写满字的纸——应该是A4牛皮纸吧。

“来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”

听得到。

听得到。

然后，ET便开始讲课。

（以下内容，均为虚构）

“好，那么/请大家/把纸上的句子翻译成英文。先看第一题。请大家/把这句话翻译成英语，敲在屏幕上。”

立刻有几个人敲在了屏幕上——而且的确是正确答案。

ET那边则是一阵沉默，然后说：“呃……大家能/听得见吗？”

听得见

“呃，请大家/把屏幕上的句子翻译成中文。啊，现在还没有人敲在屏幕上……我知道你们听得到，现在我让把这句话的英文敲在……啧啧啧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微信上聚集起一群人。

有人发：ET在直播间要发火了！

林煜昕：看见了

李诗彤：笑死我了……

不料，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了。ET的“乌龟般网速”的电脑（以下简称“乌龟电脑”）终于收到了第一个答案，才不至于闹出更大的笑话。

李诗彤：我还想看笑话呢！

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果然没笑话了，ET的课顺利地上了下去。不过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……

ET换了一张纸——上面同样写满了字——看来ET有精心准备呀！

“祸根”其实就是弹幕。只听ET说：“好，请大家把这个句子翻译成中文：‘你什么时候起床？’”

我五点起床！

我六点！

我十二点才起床

我下午起床

ET哭笑不得：“哎，我不是让你们回答你们什么时候起床。是，是……”ET突然严肃起来，“来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/都不要发与学习无关的内容了，都，都给我去认真听课哈。”

好的

好的

好的

好的

ET继续上课。“好，这道题/请同学敲在屏幕上。”

好的

好的

好的

“呃，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敲在屏幕上。”

好的

好的

这时，ET的乌龟电脑也收到了刚才的信息。看着如同豆子般蹦出的“好的”，ET默默摇了摇头，感到心烦意乱：“哎，我，我是叫你们把这道题的答案敲在屏幕上呀！！！孩子们……”ET说着，还用手敲电脑屏幕，声音同步传到了每一个家中。

你刚才在敲木鱼吗？

ET愣住了——屏幕上还是一堆“好的”，搞得她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儿，ET才想起要看是谁发的。ET走向卧室，戴上老花镜，凑近屏幕。嗯，就知道是那几个人……怎么还有蔡宇城？他竟然还问我在不在敲木鱼？！

见还有人在敲，ET说：“来，如果谁还在敲‘好的’的话，到时候我让你抄500遍‘好的’，复课后交给我。”

结果，大家又改发“好的，不敲了”了。不过，ET的乌龟电脑看到的仍是一连串“好的”。

“哈，到现在/还有人在敲，听不见我的话吗？蔡宇城、陈锐、刘子岑……你们几个，今晚回去抄五百遍‘好的’，复课后给我。拿不出来的，就改抄800遍。”这时，ET收到了第一条“好的，不敲了”。

ET忍不住笑了：“哎呀，真的是搞不懂你们，我让不要敲‘好的’，你们还改敲‘好的，不敲了’是不是？行行行，刚刚那几个人抄500遍‘好的，不敲了’，今晚就把图片发给我……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发和学习无关的内容，否则和他们一样哈。”

那能发什么？

哦，行，都听你的

同学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ET的怒火。这时，只听一个东西滑动的声音以及一阵脚步声（应该是ET离开座位了）。声音逐渐变小，一会儿又恢复了。然后，就听见了清脆的响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敲在桌子上。ET说：“哈，你，你们真的是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在直播时竟然都能捣乱！我看你们在家没少用电脑啊！”

对，你说的太对了

不过ET并未收到这几条消息——因为ET关闭了直播。半分钟后，ET的直播又开始了——还是熟悉的背景。

不过这回可没有刚开始时那么正常了——同学们一进来就开始发：

刚才怎么断直播了？

ET开口了：“那，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课……”

可是没用，弹幕仍然像潮水一般向ET涌来，于是，ET的课又被打断了。

“来，现在谁还在发与学习无关的内容的，我就……”ET迟迟说不出话来——因为她想不出什么惩罚的对策。

就什么？

ET那边是一片寂静。过了五秒后，ET才开口（因为她收到了那个弹幕）：

“蔡宇城，你，你给我老实点哈，不要发与学习无关的内容。”

你有本事入侵我的电脑呀

接着，ET开始讲课。“好，看着/第十题，请大家……那个蔡宇城，你怎么现在还在发？再这样你就给我退出直播间哈。”

不一会儿，右边就显示“已禁止弹幕功能”，结果只过了五秒便恢复了（因为ET需要弹幕进行互动）——可见ET犹豫不决。

结果一恢复，弹幕就又回来了！

我操你妈敢关闭弹幕！

你们这是思想品德的问题

……

ET一拍桌子，把屏幕前的人吓了一跳：“来，蔡宇城，你给我把1到4单元的单词抄八遍，复课后交给我。”

紧接着，ET那边就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然后，牛皮纸上的题目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ET的上半身！只见她站着，穿着一件绿色大褂（应该是刚做完核酸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），戴着N95口罩，手里还拿着软尺，应该在她家里。

某些人拿出手表（或手机）开始录像（这毕竟是拍ET的大好机会）——而蔡宇城直接使用了2.0版方式，只见他开启了录屏。

ET又是一拍桌子：“来，刚刚发弹幕的几个人在哪里？给我把1到4单元单词，像蔡宇城那样，给我抄八遍。”ET说完，坐下来想继续上课，结果不知道该怎么切换成题目图片，直播间沉默了好久，同学们看见ET在电脑屏幕上点了许久，然后直播又被断了。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直播竟没有开始。ET在干什么呢？原来，她在钉钉群发了条信息：

严厉批评蔡宇城、李诗彤、……在直播中发送与学习无关的内容，今晚把1到4单元单词各抄八遍，晚上八点前拍照发送至钉钉群。

接着，直播又恢复了——但ET的身子依旧。

“来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有谁还在发与学习无关的消息，我就去他家家访。”

然后，ET从桌上拿起那张牛皮纸，然后用一本砖头厚的英汉双解词典把自己的手机架起（因为ET不知道如何切换回原来用相册里的照片直播），同学们看到ET那边飞快闪动的词典、笔记本电脑（ET这次改用手机直播了）、软尺……

不过，ET的话再严肃也阻挡不了蔡宇城等人的捣乱。

有本事你来呀，我小区都封了。

都什么时候了还家访

来吧，反正我已经阳了

好勇啊！

……

“来，谁/还在发？”

我！

我！

五秒钟后，ET收到了消息。她愤愤不平地想：好啊，你敢发，我就敢来！

“来，蔡宇城，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，我/现在就去你家家访。”ET说完，转身离开了书桌，走向家门口。同学们看到她家客厅养的金鱼以及一幅挂在墙上的毛笔字：花开富贵。沙发不大，上面还有一个橙色亚麻袋，上面写着某医院的广告。ET走到门口，顺手把手机放到鞋柜上，屏幕中出现了ET穿老北京布鞋的场景，旁边的一双鞋正是ET的足力健（ET终于不穿那双老足健了！）。穿完后，ET站起身，拿起一个什么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，但同学们看不到——应该是口罩吧。

“蔡宇城，你把地址敲在屏幕上。三！二！一！”

见屏幕上没有，ET便走到刚才的书桌旁，拿起一沓纸，翻了翻，然后拿起那个文件夹，并把软尺放到里面，然后放下它离开了。同学们看到ET的电脑还没有关机，上面“钉钉”的窗口还未关闭，右下角还有一个游戏广告，好像是360投送的。

接着，ET打开门，走到外面，又“砰”地关上了。她走下楼梯（因为没有电梯），来到了楼下。外面刚下完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甜味。ET恶狠狠地说了一句：“哈，待会儿你自己看着办哈。”

ET走出小区，来到了路上。接着，画面竟又切换回写着字的牛皮纸。ET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讲课：“好，现在/看着这个句子：你什么时候起床……”

但同学们却始终不配合。而蔡宇城呢？他现在又来发消息了：

你还真来？

ET：“来，蔡宇城，你给我认真听课，不然我就去你家家访。”

你爱来就来吧

“好，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”ET说着，还给大家看了看街道——只有做核酸的地方热闹一点，其他地方只有一两人在游走。ET走着走着，地下就出现了一条条黄线。然后，就听见“请戴好口罩，准备好健康码”之类的声音，而且越来越大。接着，直播被断了。

李诗彤：我真是服了，ET还去做核酸！

蔡宇城：我就说她没这个胆量

直播又恢复了。这次，同学们一进来，倒没有发那些捣乱弹幕，而是发这一句话（别班的除外）：

林老师已经开始直播了！

ET显然看到了：“那，我们下午继续直播。”然后直播就被断了。

ET退出直播间，果然看到林老师正在直播（至少说明他们没骗人）。不过也好，总算有时间做好充足的准备去迎接下午的直播了。

下午两点，大家按照ET中午发的通知进入了直播间。同学们一进入，就听见ET的声音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待会儿/如果有人捣乱的话，我们就……”

谁知已经有人开始捣乱了。现在，同学们发的不再是“听得见”“老师好”这些内容，而是：

你去蔡宇城家家访了吗？

甚至还有人发：

你今天在谁家吃午饭？

ET：“你们一班给我注意点哈，二班的也一样，都给我认真听课。”

你去蔡宇城家家访了吗？

ET没有理会：“好，看着……”

ET就这样讲了三分钟的课，虽然还有人在发与学习无关的弹幕，但总体来说已经算好的了，那些认真听课的人发的弹幕逐渐填满了整列——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消失了。ET正讲课时，突然发出一阵噪音，然后就听到马桶的冲水声。据ET回忆，最后一个“实名制”发弹幕的人是瞿明爔，接着名字就变成了“顾兮”、“无名氏”、“学生”……甚至花样还挺多。ET定睛一看，居然还有一个人叫“Hui”！

好家伙，敢改名是吧……

不过那个“顾兮”发的弹幕倒挺正常，是回答自己的问题的。后面的人呢？则是：

你在上厕所？

ET隔着屏幕都感到一股“暖流”流到自己脸上，而且自己的“苹果肌”似乎更明显了。奈何自己不能用软尺惩罚他们，只能用嘴——但好像也没啥用。如果他们能用嘴对ET说的话，那直播间应该早成菜市场了……

不过ET还是愤愤不平：“来，那个‘无名氏’是谁？哈，给我把你的名字敲在屏幕上，不然今晚就全部加作业……还有其他人，都该我把名字改回来哈。”

接着，直播间就是死一般的寂静，ET先是等了10秒，然后好像拿起了什么，用手往那东西的表面上按。两分钟后，微信的“六年一班（小群）”就有了一个新的消息，原来是今晚的趣教。接着，ET又发了两条消息：

今晚回家完成新启航第四单元，抄写U4所有单词四遍，课文一遍，拍照发送至钉钉群。@所有人

今天的网课有人发送与学习无关的弹幕，严厉批评以下几位同学：蔡宇城、……请家长督促孩子认真学习，做好思想教育。

然后，直播间就又响起ET那刺耳的声音：“好，今天的趣教已经布置下去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，谁让……”

同学们正打算看趣教呢，直播突然中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才想起看趣教这件事。只见一个个矩形如同一座天梯般矗立在屏幕上，上面写的或是读课文或是背课文。用手一滑竟还不见底。

再看ET，只见电脑突然黑屏——准确来说还有一行小字：正在关机。ET忽然发觉刚才的电量只剩个位数了，关机也很正常。

ET打开手机，点击“钉钉”，又创建了一个直播间。同学们很快被“吸引”了进去。ET开始上课——ET虽然知道课上不了多久，但就是要上。预料中的捣乱很快到来，是那个“Hui”发送的：

你刚刚怎么又断直播？

ET虽然见惯了这种现象，但还是很生气。她看看窗外——应该到傍晚了。突然，她想起刚才在微信群里发的消息：“今晚回家完成新启航第四单元”。

今晚回家？居家了还回家？ET越想觉得越尴尬，于是——

“是谁发的？”

没有人发弹幕——一个都没有。

“蔡宇城，是不是你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如果还不回答的话，我就去你家家访。三！二！一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ET一看，站起身就走——她还打开后摄，让大家看自己正准备去家访。ET走到门口：“蔡宇城，我/现在去你家家访。今天先不上课了。”

ET打开门，又关上门，然后走出小区，来到冷清的街道上。

“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”说着，ET还给大家看街道旁的店铺。现在，连核酸检测点都没人了，只有几片落叶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人，街上偶尔也能听到车声——而ET，正在赶往某个地方。

又能听到ET的声音了：“哈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直播也要我停下来整顿纪律！我教了三十几年书，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！你们反思一下自己，看看今天自己做了什么哈。不要以为直播就能开玩笑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可以——明天开始我就一家一家地敲门，单独给人上课。要不要？真的是奇了怪了，现在本来就没有去学校上课，我这是怕你们跟不上节奏，一个学期教不完！我完全可以不上课呀？反正你们又有几个人能听进去呢？”

ET走进了室内：“来，这周不上网课了，反正你们也不想上。哈，到时候不要考不及格就行。”ET说着，断了直播，同学们看到，ET走进的地方根本不是蔡宇城住的那栋楼，而是一家麦当劳。

“扣分！”只听同学们时不时就喊一声。最后竟演变成了“大合唱”——全班扯着嗓子喊“扣分”。

“谁还在讲？”ET再也不敢“扣分”了……

“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”蔡宇城叫道。

ET皱起眉：“蔡宇城，你好像应该去动物园吧！”

“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啊！”

“要不要……打电话叫人把你送去动物园？”

“行……”

“嘴巴闭！”

ET坐了下来，从包里拿出一副眼镜，戴了上去。

蔡宇城：“ET有学问……”

然后，她从包里拿出了一根火腿肠，撕开了包装袋。

陈宇恒看了——先笑为敬哈，然后偷偷溜到了后排，小声地对他们说：“ET吃火腿肠！”

蔡宇城赶紧站起来，果然看到了ET正在吃火腿肠。只见她看看这根火腿肠，然后“优雅”地将其送往嘴巴，咬了一口。

“双汇火腿肠，九块九两根！”

全班都笑了出来

ET忍也不住笑了：“你……你是不是没见过火腿肠啊？”

“他是嫉妒你有火腿肠吃！”

ET又咬了一口：“哈，我吃个火腿肠也大惊小怪的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来，闭上嘴。”

ET吃完火腿肠后，把它包好，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转身，准备回到座位上。这时，他看见李诗彤在桌上玩着什么。

“你……在玩什么？”

“老师我这玩的是新疆粘土，我特地从新疆带回来的！”

ET的脸上一会儿挂着笑容，一会儿又变得严肃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来，把这个东西给我收起来，要不然我就把它没收了。”

李诗彤笑着把“新疆粘土”收回了抽屉里，然后拿出手账本，翻到其中一页。

ET正准备走。这时，她看到李诗彤的手账本，于是好奇地凑了过来。

“欸，你这做的是……”ET用手指着五个字，“复古风手账？你这碎片是从哪来的呀？”

林煜昕插嘴道：“她的碎片是从英语书上撕下来的！”

ET恍然大悟：“哎呀，你这……”

“老师你去看一下陈宇恒的书（陈宇恒皱起眉），他的书更烂！”

于是ET又好奇地走向陈宇恒。

“哈，你的书拿出来我看看？”

陈宇恒咒骂道：“哎呀李诗彤我操你妈！”然后不情不愿地拿出英语书。ET顺手接了过来——李诗彤则在座位上笑得四仰八叉。

当ET第一眼看到英语书时，感到的是一种惊讶、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。

那本书的封面被他搞成了“半透明”样式——封面都是用圆规刮下来的，只有书皮还在勉强维持着这层纸。“英语”二字也只看得见一半了，那幅插图更是看不到影子。

接着，一阵笑意涌上心头。看了一会儿，ET实在忍不住了，露出了那不算白的牙齿：“哎哟，你这书……是哪里买的，版本怎么还有一点不一样？”

陈宇恒：“版本过低！”

几个人凑了过来——包括罪魁祸首李诗彤以及ET最怕的学生蔡宇城，还有几个别班的人也跑了过来。

李诗彤：“老师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洞呢！”

ET朝李诗彤所指的方向看去——果然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洞，像一条隧道——就差把封面的正面也给挖了……

ET摸了摸陈宇恒的头：“哈，你还真是读书破万卷啊，到时候一定要留下来，等你八十岁的时候再看。”

陈宇恒看着自己的书，张大嘴，愣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
ET又说：“到时候一定要留给你的孙子，让他（她）看看你当时的表现。”说着，ET开始翻书，每翻一页都像在开一个盲盒，总有意想不到的“惊喜”。然后，ET拿出了半页纸——正是被陈宇恒撕掉的。

“哈，你还挺有恒心的呀，我看你这是滴水穿石……哦不，滴水穿书，应该是宇恒穿书……”

ET走回讲台，说道：“来，第一组前后把灯关掉，第四组，把窗帘拉上。所有人把东西收进书包，趴下。”

ET走下讲台，来到三四两组的过道上，巡视着每一个人。

“现在，所有人/都去/午休，不要下午上课又在那里犯困。……好，现在/还有两个人/还在看我，把眼睛都给我闭上了哈。

“你看，还有人在写作业，我刚才给你们这么多时间写作业，你们又在讲话、呐喊，现在要睡觉了又在那儿装勤奋，哈？”

ET回到座位上，拿出手机，不知怎的，突然又站起来，手里多了一把戒尺（二（3）班讲台上的）。

ET在同学们午休时有个习惯——别的老师通常都是坐在讲台上改作业、休息，ET则是在过道上走来走去，观察谁没有睡觉，然后轻声提醒他（当然也有例外）。

“哈，如果不想睡的话，待会儿就去做卫生。来，蔡宇城，把/桌面上的东西收起来，去睡觉。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

ET用戒尺敲了一下他的背：“哈，还敢在这里狡辩啊，赶紧，收了东西，去睡觉。不然待会儿去做卫生。”

“可以呀！”

ET再敲一下：“三！二！……”

蔡宇城终于把东西收了起来。

“趴下！”

ET缓缓放下戒尺，然后转过身，慢慢走向第四组后排：“哈，刚刚这个角落还有声音哈，你们几个都给我去休息哈。”

然后，ET慢慢走向二、三组过道。只见她慢悠悠地端详着每一个人。“啊，你还在看我干嘛？眼睛闭。”说着，ET又用戒尺轻轻拍了一下吕楚鋆的背，“午休一下，下午上课更有精神……来，陈忠宇，把桌上的东西收进书包里……”

ET回到第四组过道上，停了下来，环视了班上一圈，然后又抬起脚……

ET走向讲台，在第一排时却停下了。她向右转过头，几个睁大眼睛看她的人立刻闭上眼睛；她又向左转，看到陈宇恒用衣服紧紧裹住头，ET脸上浮现出了笑容——邪恶的笑。她试探性地掀起他的衣服，只见陈宇恒额头靠着桌子，正在底下做着什么。发现衣服被掀起后，还以为是后排的人开的玩笑。于是他转过头，眉头拧成了麻花：“谁弄的啊？”结果猛然瞥到了ET那意味深长的笑容……

全班哄堂大笑。

ET看着他那一脸懵的神情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她伸出手，拨开陈宇恒的双手，看到了已经吃了一半的橘子以及新鲜的橘子皮。ET敲了一下他的脑壳：“哈，还敢躲在下面偷偷吃橘子啊？你，你给我站到讲台上去……”

陈宇恒又小声骂了一句“我操你妈”，然后不甘心地走上讲台。

ET转身，指着大家：“其他人，闭上眼睛，去午休。后面，把风扇关掉。”

接着，她又开始巡视。每当ET走过自己时，那些人都立刻弹起来，然后有写字的，有给ET比“耶”的，甚至还有碰ET衣服的……

在讲台上的陈宇恒则更放肆了——因为ET不会多管他。只见他拿起一根粉笔，把上面的字擦掉，然后写了个“1698”，还让开来让大家看。眼看ET就要转身了，他赶紧擦掉这个“1698”，接着像一个松树一样站在那儿。看见ET又转过去了，他便又开始捣乱了。他先模仿着叶宸铭的招牌动作，还不忘给ET一个中指，然后相继在黑板上写下了“男神”“CN”“ETSB”“小余”等几个字，接着就听见了王湘琳“哎呀”的叫声。而ET走向了她。

“趴下，午休。”

“老师，陈宇恒……”

陈宇恒赶紧把字擦掉。

“……他在黑板上写字！”

“你先管好自己。”说着，ET就走了。陈宇恒则又开始模仿王湘琳……

而ET则仍然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……

许多人都在假睡，例如蔡宇城。当ET走过去后，他就立刻抬起头，看着第三组的一个人。

“顾兮——”

王湘琳抱着头，身躯不断摇晃着：“哎——呀！（不过声音并未惊动ET）”

蔡宇城则趁热打铁，更加阴阳怪气：“顾兮——”

王湘琳：“我你妈！”

蔡宇城则模仿着她，还提高了音量：“操你妈！”不料这回却惊动了ET。

ET快步向这走来：“刚刚是不是你喊的？”

“是——”

“你，趴下！……是不是你？”

“哦，没错，是我。”

“站到讲台上去。陈宇恒，回到位子上。”

蔡宇城大步流星地走上去：“我祝你全家死！”

ET一听，脸色瞬间难看起来，她默默地握紧了手中的戒尺，接着跨上讲台，狠狠地打了下他的背：“你是不是欠揍啊，哈？你刚刚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呀！”

“还说没有？”ET说着，已经抓住了他的手，“来来来。”

ET在混乱中敲了两下蔡宇城的手心，然后狠狠命令道：“站在这里，面向墙壁！”

“我不……”

“哈？你胆子不小啊！要不要我把你录下来，发给林老师啊？”说着，ET拿出了手机，假装要录像。

这时，只听下面传来一阵阵笑声，ET听见后，皱紧眉，转头用戒尺指了指下面：“谁在笑？可以跟他一样上来！”说完，ET愤愤不平地转向蔡宇城，恰好这时李诗彤跑到过道上跳舞，蔡宇城直接笑了出来。

ET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口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终于，她绷不住了：“你是不是皮痒了哈？闲两下还不够是吗？来来来——”ET伸出了手。

蔡宇城捂住嘴巴，伸出左手。ET没有考虑一下，直接打了下去，结果打空了。

“来来来，给我过来，哈！！！”ET又一次重重打下去，不料打到了自己的手。ET摸了摸红肿的部位，马上又拽住了蔡宇城的手臂。“下周不要来午餐班了！”

ET终于凑齐了两下，才回到座位上，将戒尺重重砸在讲台上：“你们这群小孩真的是，一点素质都没有！你们这是思想品德有问题！……你，给我站好！”ET说完，重重地坐下来，把头埋进手臂中，看了同学们一会儿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

同学们马上抬起头。

时间慢慢流逝：一秒、两秒……

这时，第四组响起了一阵呼噜声——原来是吴一鸣打的。ET则慢慢睁开眼，看了看吴一鸣的方向，然后站起身——

1点10分，还早。ET揉揉眼睛，便拿起手机。划了两下之后，就又拿起戒尺，走到了下面。

“哈，就剩半小时了，不要现在又被我叫去扫地，啊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蔡宇城溜到了座位上。

ET看着陈忠宇等几个人，说：“赶快，闭上眼睛，下午我会拿一节课小测，不要到时候又犯困。”

话音刚落——

“啊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我看你会不会小测！”

ET猛地转身，用戒尺对着第四组：“干什么！……刚刚谁在起哄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好，你们几个，下午的小测直接零分。”

“嘴巴就说得很好哦，我看你会不会小测！”

ET用戒尺指了指李诗彤：“你！”

在ET走回座位的时候，他又看见了蔡宇城。“你刚刚不是站在讲台上吗？怎么又跑回来了？上去！”说着，ET拽出了他。

“啊——ET欺负弱小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

“女人，你已经……”

“上去！”

ET处理完蔡宇城，又来到了第四组后面。

后面传来了吕楚鋆的声音：“低调点！”

ET转过去：“你，要不要帮你调一下座位？”

ET说完，气愤地转过身去。

……

1点30分了。

“来，第一组，开灯；第四组，把窗户、窗帘打开。”

接着，ET又看了看讲台上的蔡宇城：“你，扫把畚斗拿了，去扫一、二组，吕楚鋆，扫三、四组。”

吕楚鋆直接去扫地了。而蔡宇城领到拖把后，故意用扫把碰到ET的鞋。ET放下书，看向蔡宇城：“干什么呀！”

“你不是叫我去扫地吗？”蔡宇城笑着说。接着，他从ET身后走过，被ET一把拽住：“我让你从我后面走了吗？给我回去！”

“跟我靠得这么近，是不是暗恋我。”蔡宇城如同机器人一般向后面走去。

扫完后，ET说道：“林煜昕、陈宇恒，去倒垃圾。”

“啊？那你跟我讲一下我小测多少分！”

不一会儿，垃圾也倒完了。ET道：“刚才，大部分同学都有睡着，除了/以下学生：陈忠宇，邱子韩，吕楚鋆，蔡宇城，陈宇恒，李诗彤……你们这几个，刚刚/在午休的时候都在捣乱，严厉批评这几位同学……来，安静！干什么！……一二三，三二一……来，如果还在讲话，我们就最后一个班走。来，谁还在讲！”

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。ET看了看时间（1：40），又说：“来，哪个组表现好，哪个组先走。”

结果，ET站了好一会儿都没说话。直到二年级学生进来后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来，第三组，走……”

ET背着个皮包，一进班，首先放出的大招就是威胁——威胁说如果还在讲话就不要下去了。对此，同学们早就听腻了，但还是觉得很滑稽。其实，每次要放学或者有什么活动时，ET都是用的这招（所以那画面你们应该想象得出来）。经过一番周折，同学们终于下楼了。

一到楼下，同学们便一哄而散，涌入人声鼎沸的操场。ET则不紧不慢地走向了六（1）的摊位。看了一会儿，便走向了那几幅画前（ET竟然欣赏起画来了？），欣赏了一会儿：嗯，画得还挺好。接着，ET看着上面的字，在脑海中把它们翻译成英文，又把几幅英文手抄报翻译成中文，惹得几个人在那里偷笑。有些胆大的还去碰ET手里的纸币，但ET没有察觉到。几分钟后，ET又走向了另一边的画，看到上面全是抽象的物体，觉得自己这种品味欣赏不来，于是便走了。

ET走向一个卖文具的摊位，挤到了最前端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一沓纸币——用这钱，已经够买一大堆东西了。但它们还是崭新的，ET都不舍得花，想留作纪念品。这时，几个六（1）的学生走来，ET一看就知道这几人属于上课活泼好动（爱捣乱）型。她低下头，开始看商品：橡皮、铅笔、水笔……甚至还有“爱心教鞭”。最终，ET对那笔记本一见钟情，于是问：“欸，这个/多少钱？”

学生：“三块一本。”

ET皱了皱眉：“两块行不？”

这时，那个班的班主任走来打趣道：“我们这已经卖得很便宜了好不好？”

“两块五行吗？”

老师沉默不语，学生则是看着ET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讶——ET想了好一会儿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突然，ET听到了刺耳的声音：“快看！ET同款软尺！”

ET循声看去，发现摊位上果然有几把尺子，还有把未拆封的——这不正是自己用来打人的紫色软尺吗？那把尺子都裂了，正好换一把用……

ET又看了看自己的纸币，正犹豫不决。这时，另一个摊位用起了喇叭：“……心动不如行动……”经过一阵思考后，她终于下定决心了。ET正准备询问价格，谁知刚才喊的人已经付了钱，把它放进袋子里了。

ET摸了摸皮包，里面有ET“防身”用的软尺，但两端已经……

ET无奈地离开了这个摊位，继续漫无目的地走着。  
 这时，李诗彤跑过来：“谢老师，我请你吃糖！”

ET走过来，看着那块糖：要不要吃呢？

想了一会儿，ET觉得还是不吃算了。她对李诗彤说：“哎呀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吃什么糖呢？”

李诗彤便跑走了。不过ET看到她的包里好像有一个鸡蛋，只不过太小了，颜色又不像鹌鹑蛋。

于是ET便走回六（1）的摊位，逛了一圈又一圈。看着桌上的商品逐渐清空，ET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何况还有四十多分钟呢。

ET绕着操场逛去。有套圈的，有卖气球的，还有卖零食的……不过ET对那些书挺感兴趣，在卖书的摊位停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买了本《上下五千年》——谁让它只要一块钱呢？

接着，ET拿着书继续走，买了一条金鱼，再看钱就只剩十五元了，要省一点花了。

ET走到另一个买文具的摊位，又一次停下了脚步。这一次，ET看中了一个笔筒和一支红笔，但又一次犹豫不决。她的内心也分成了“买”和“不买”两派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

ET问：“哎，这个多少钱？”

老师：“这个笔筒一个十块，然后这边的笔统统两块！”

ET又看了看十五元：买吧！

不过，ET只买了两支红笔。

接下来，就该到零食了。

像那些香肠啊、爆米花啊，看上去都挺诱人的，不过听到价格后，ET转身就走，然后又回到了六（1）的摊位。ET回头走到楼梯口，坐了下来，看起了手机。

就在这时，风波开始了。

ET翻看起东升小学的公众号，点进那个跳蚤市场的链接。不料蔡宇城跑了过来，看向ET的手机。ET看向他：“干什么！”蔡宇城并未跑走，而是说：“你在看什么？让我看看！”

ET站起身，把手机放进口袋：“你如果再来的话，今晚回去就给我把单词抄八遍。”说完，ET就离开了这里。

蔡宇城果然跟上了ET——ET走到哪个摊位，蔡宇城就走到哪个摊位。ET试图混进人群中或者来个180度急转弯，但都没能甩掉他——不仅如此，还把陈彦豪给招来了。

“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呀？让我看看！”陈彦豪喊。

ET捂住那个袋子（刚刚从某小吃摊位白嫖的）：“你是都买完了？”

“那肯定呀！”

ET猛然停下：“那你来跟我干嘛！”

“我来看望你呀！”

“你给我注意点哈，要不然放学以后就一直跟着我……真的是，一个个都吃饱了！”

李诗彤、林煜昕闻声而来。ET又问：“你们/是买完了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我看你们挺闲的呀！说说看，都买了什么？”

陈彦豪：“我买了一本英语书！我是不是很爱学习？”

“哈，我怎么没见得你在课上有这样勤奋过？”

李诗彤：“你看！我买了一把软尺！”

ET转头一看——正是刚才被抢走的那把。她的眼里是满满的嫉妒：“哈，你再拿出来，这把软尺就是我的了。”

李诗彤赶紧收回软尺，旁边的人哈哈大笑，还投来了羡慕的眼神。

ET继续闲逛，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自由可言了。不信看看后面——ET走到哪里，那几人就跟到哪里。ET想惩罚他们，可是有用吗？不过可以用诸如“手举起来”之类的手段，可是如果他们一溜烟跑了呢？这可不是课堂呐！这也好，自己至少可以摆脱他们，可是他们如果不听又不跑呢？或者暴力手段？不行，CT可能就穿梭在人群间（ET向四处望去，发现CT正坐在石凳上，跷着二郎腿，正在刷抖音）……算了，还是等回班后再惩罚吧。可是该怎么说呢？难道要说“这次活动有些人表现不好”？现在，自己真的是连“自由”二字都没有了，可能买一根香肠都得被笑话好一会儿，就像前几次穿足力健时那样……

想着想着，ET就来到了卖香肠的摊位前。ET停下来，盯着那个地方，看了好一会儿。蔡宇城发现了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要买香肠？”

“我买不买香肠关你什么事？！”说着，ET向那个摊位走了一步，“这根香肠多少钱？”

坐在摊位前的学生说：“这个一根十元。”

ET往旁边走了一步，思考了一会儿，看来是准备砍价。李诗彤赶紧说：“老师，要不要我给你点钱？”

ET恼羞成怒：“嘴巴闭！”说完，她把手里已经卷成蛋卷的纸币又摸了一遍，然后走了。

ET走着走着，开始有点渴了。她往对面看去，发现一个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走上前看了看，果然是卖奶茶的。ET想，这么多人，应该挺便宜的吧！

于是，ET挤进了队伍里——那些人也紧随其后。ET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都给我去干自己的事情，要不然/就鞭子伺候。”

“我们也要买奶茶！”

ET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包打开，几个人凑过来看。ET挥挥手：“干什么！”然后继续掏，只见一个紫色尖角出现在包里。ET拿出来，挥了挥，然后合上包，重新背起来。蔡宇城则对李诗彤说了些什么。

ET正踮着脚，正在看有什么东西。突然，ET发觉有人在摸自己的软尺。那股力很快消失，但还是没ET的反应快。ET猛地转头，原来是陈彦豪。

“来，手伸出来。”ET接住陈彦豪的手，然后拿出软尺，又向周围看了一眼，打了下去。另一边，蔡宇城也模仿着ET。

“蔡宇城，你的软尺再拿出来，就送给我。”

“这又不是我的软尺！”蔡宇城嘟囔道。这时，ET发现自己手上的软尺不见了。她看向楼梯间，发现尺子被陈彦豪拿走了。ET指着他，喊：“你，待会儿放学留下来，到五楼办公室等我。”陈彦豪连忙把软尺还给ET。

现在，这个摊位的人已经尽数散去。ET问了下奶茶的价格，得到的回复是十元一杯。

ET又开始思考了。她假装看着摊位上别的东西，同时握着十一元。谁料这时广播响了起来，叫大家回到班上，ET才下定决心，买了一杯珍珠奶茶和一根棒棒糖。

ET回到班上时，只有几个人坐在座位上。她又喝了一口奶茶，然后正欲拿出手机，李诗彤突然跑过来：“谢老师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！”

ET站起来，发现李诗彤手里拿着的是刚才的那颗蛋。ET问：“哟，这是什么？”

几个人凑过来。李诗彤打开了那个蛋，原来里面是空心的——不，准确来说还有几个肉色条状物，就像是橡皮屑。ET仔细看了看——原来是蛆。

ET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连连退后到讲台上，差点把凳子弄倒；双手则伸直，挡住那个蛋，防止蛆爬到自己身上。同学们哈哈大笑。

ET缓了好一会儿才敢再去看那蛆——原来是用橡胶做的！

ET感觉自己肚子里有一股火，但迟迟喷不出来。她没说话，而是坐了下来，看起手机。

ET进了教室，整完了纪律，便拿出手机：“好，这里有几个通知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要10月X日开展一场/研学活动，也就是去秋游……”

教室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。ET放下手机，在这嘈杂中默默拿起了软尺。

欢呼声依旧，但ET却逐渐失去了耐心。她瞅准时机，重拍讲台一下：“如果还在讲的话，我就不能把通知念下去，到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那我可不管。”

“林老师会通知——”有人说。

ET不想再辩论了。她再次拿起手机：“那么，地点是在XXXX。大家要穿上段服、戴上红领巾。啊，那边气温可能会鼻脚（比较）低，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……”

李诗彤：“就你会觉得冷！”

“……可以带上一件外套，晕车的同学可以准备一个塑料袋，以及晕车贴等。啊，然后那一天按照正常时间进校就行了，然后是三点钟准时放学……”

蔡宇城：“我看你就没准时过！”

ET停下来：“来，要不要你们停下来讲，哈？”

李诗彤：“要来了，要来了！”

ET：“我在这里念通知，下面呢？闹得跟菜市场似的！你以为这是念给我听的呀！我对这些信息都，都了如指掌，你们还在讲话！到时候又说我这个没带、那个没带，啊，又是迟到赶不上大巴，又是外套没带着凉，整天没完没了的！你以为我不要上课呀！我完全可以不念通知呀！”

接着，ET继续念通知：“然后，书包里还要备好五个垃圾袋、一包纸巾以及一把雨伞，以防万一。当然，要带一些食物和水，最好是能填饱肚子的……”

“老师，能带手机吗？”

ET并未理会。

“老师，能带打火机吗？”

“老师，能带枪吗？”

“老师，能带地雷吗？”

“老师，能带核弹吗？”

ET忍无可忍，拍了7下讲台：“谁还在那里胡说八道，林老师办公室欢迎你！”

蔡宇城：“欢迎来到林老师办公室，请……”

“蔡宇城，你是不是……”

“哦，我是，我什么都是。”

ET拿着软尺走了下去。在短短几秒内，后排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跺脚声。

“你们，是不是想要加入他的阵营？”说着拿起了蔡宇城的手。

啪！

“好，蔡宇城中午到我办公室等我。其他被我念到名字的也一样。”

然后，ET就开始上课了。

这天，同学们纷纷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，讲话声、零食袋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今天是每学期一次的秋游（不是军训），大家都带着大包小包——ET也不例外。看，ET不是正背着那个黑色皮包，缓缓走来吗？

同学们热情地“欢迎”ET。

ET走上讲台，轻轻放下皮包：“好，安静。”不过大家仍然热火朝天地讲话。

ET生气了，她重重拍了三下讲台：“安——静！！！如果还在讲话，我们就/不要出发。”

教室安静了一点，但不多。ET又说：“如果还在讲话，我们就/留在班上上课。”

这回，同学们总算有了反应：

“书都没带，怎么上课呀！”

“我们钱都交了！”

“那你把我们的钱退回来嘛！”

“就知道在那里讲！”

ET两手一靠：“行，那我们/就在这里上课。”

“好，从/现在开始，讲话的人/就留在班上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那一组先安静，那一组先去排队。”

同学们立刻安静。

“好，所有人，到过道上排队。”

接着，他们就迈上了秋游的步伐。

由于MT去外地出差了，所以并没有参加这次活动。

同学们看着两边的风景，感到十分愉悦，仿佛连树都在冲他们笑。虽然才刚出校门口，但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ET走在队伍前面，李诗彤和林煜昕时不时就碰一下ET的包，甚至还想翻开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

“ET的包好小啊！”李诗彤说。

林煜昕笑了出来：“就是，里面都装不了几个东西！”

“她是不是买不起大一点的包啊！”说着，李诗彤又掀开了包包，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口罩。

ET转过身来：“嗯？”

现在，那一排大巴已经展现出来，就像一头头大象。谁知这时，ET突然停了下来。她指指后面：“那边！……什么时候安静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走。”

这时，拼车的几个人从他们身边走过，还笑着“打招呼”：“再见——”

蔡宇城突然走到拼车的队伍，ET把他拽了出来。

“我是拼车的。”蔡宇城笑着说。ET则将它狠狠一推：“你是不是有病呀！”

接着，ET迈着很不自然的步伐向前走去。

上了车之后，同学们就看到ET不自觉地拉上了外套拉链，并且戴上了口罩以及帽子（车里有开空调），接着坐在了第一排。“上车的人，把/安全带系好。如果会晕车，可以把塑料袋准备好。记住，路上/如果有声音的话，待会儿就不要回来了……”ET说完，才发现蔡宇城坐在了自己身边……

第一排的左边坐的是林煜昕和李诗彤，第二排则是瞿明爔、郭吉家以及陈宇恒、郑隆俊；在最后一排，陈彦豪坐在了最中间。而王湘琳则去了拼车，和余佳皓坐在了一起。

随着车子的发动，这趟旅程正式开始了。

ET一会儿笑一会儿严肃，看来对旁边的蔡宇城很反感。车子行了没一会儿，就听见了车上的声音——包括蔡宇城。

ET拍了一下蔡宇城的背：“你，不要讲话。”

蔡宇城看向ET，也学着她的样子：“不要讲话！”

ET皱了皱眉：“哈？还敢学我呀？！”话音刚落，ET就听见了李诗彤学她的声音。

ET忍不住，笑了出来：“哈？谁在学我一下，这边鞭子伺候。”说完，ET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个文件袋——就是上课时的那个，里面的英语书、新启航一个也没少。接着，ET又掏出了软尺，在半空中晃了晃。

“啊，ET还有带软尺？！”李诗彤感叹道。

男神站起身，看了看：“还真带了……”说着笑了起来。

陈彦豪要数反应最激烈的了，他大喊道：“啊？！让我看看！”险些从座位上蹦出来。

ET站起来，看了看后面。“来，让一下。”他对蔡宇城说，然后向后面走去。“哈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呀……”

这时，车猛然停住了。ET没有站稳，向后倒去，然后就听见“砰”的一声。司机转过头来：“呃，谢老师，要系好安全带，不要在车上随意走动。”

“哦，知道。”ET看着车上四十多双眼睛的注视，心里感觉毛毛的。

车上随即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。

ET站起身来，露出一张苦瓜脸，然后立刻变得严肃：“谁还在笑？要不要也尝一下鞭子的滋味？”

ET一瘸一拐地走向陈彦豪：“来，手伸出来，抬高。”

ET熟练地舞动着软尺，把握好力度，然后找准时机，迅速出手。车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。司机差点又要转头了。

ET又听见了笑声，立刻举起软尺：“谁在笑？”

回到了座位旁，蔡宇城却始终不肯让开。

ET大喝道：“给我让开！”

“你自己过去呀？不是还有一点空隙吗？”

“我叫你让开！听不懂人话吗？”ET说着，直接拉开了蔡宇城，径直走了进去，“不会让开就不要坐这里！手伸出来。”接着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“你，给我坐到后面去！”

“那我想坐这呀！”

ET重重地把身子压下去，坐在了蔡宇城的座位上，然后翘起二郎腿，打开了皮包：“你……不要在这里狡辩了，如果还没有坐后面的话，待会儿就不要下车。”

蔡宇城看了一圈：“没有空位了呀？那我坐……”

ET顿感不妙。她拉了拉口罩，试图压住一肚子的怒火，但没有成功。“没地方坐你可以下车呀！有本事你去打出租车嘛！”ET看向其他人，“你们，谁旁边还有空位的，让他坐一下。”

果然没有空位！

ET哭笑不得：“那你给我坐里面，不要在那里捣乱！”

接着，车子又发动了。

李诗彤看着手表里ET的视频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上高速后，ET从包里拿出了一袋点心，打开来开始吃。这时，蔡宇城突然喊道：“ET吃菠萝包！”

同学们立刻探出头来，有人喊：“分我一点呗！”

ET的眉头快要弯成一把镰刀了。她习惯性地举起软尺，在半空中挥动，结果不小心手滑了，软尺滑翔到了后面，被陈彦豪一把拾起。

蔡宇城感觉到一股热气从ET的鼻孔里呼出，起哄道：“ET快要爆发了——”

果不其然，ET又解开了安全带，走向陈彦豪：“来，把软尺给我！”

陈彦豪不但不理会，还模仿着ET的样子：“手伸出来！抬高！”然后就听见软尺打在书包上的声音。

ET直接冲了过去，揪住陈彦豪的衣服：“拿出来！三！二！一！”

“你居然敢侵犯我？信不信我去告你？”陈彦豪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哈？你还敢去告我？！快点，把尺子还我！不然你就不要下车了！”

这时，ET看到了地上的软尺，于是捡了起来，悻悻地离开了……

陈彦豪捡起了一块碎片，惊呼道：“看！ET的软尺碎片！回来后我就把它送到博物馆……”

ET摇了摇头，回到了座位上，发现点心由于惯性掉在了地上。她左顾右盼，确定没人看她后，便捡起了点心。还好有袋子包着……

接着，ET又咬了一口，然后就看到一只蚂蚁正在菠萝包上爬。ET赶紧把手伸到嘴巴下方，差点吐了出来。ET将蚂蚁轻轻一弹，蚂蚁便转移到了她的手上，于是她只好捏死了蚂蚁。

好恶心啊……ET看着手上的一块黑色，想到。

与此同时，蔡宇城喊：“ET吃掉过地板的东西！”

ET瞪了蔡宇城一眼，蔡宇城就闭上了嘴，但是同学们还是笑了出来……

这时，大巴进入了隧道。同学们顿时惊呼起来。ET则假装冷静地说：“进个隧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“有——”

“来，如果/还在尖叫的话，我们就在车上/背课文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ET笑了笑，拿出了英语书：“好，所有人/把Unit 2的课文背诵一遍，没有张嘴的，待会儿/就不要下车……”

结果，同学们“一键入睡”，打呼噜声此起彼伏，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来，开始背。”

“优——您——吐！啪——特——诶！万……”

“来来来，停下来！”

“万！类——森——恩的——佛喽！”

“停——下——来！谁还在喊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来，刚才说‘我’的几个人，待会儿/都不要下车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来，嘴巴闭！如果还在讲话就去隔壁……哦不，就去林老师坐的大巴上找她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看你怎么去！”

“林老师不是没来吗？”

然后，全班哄堂大笑。

“来来来，安静！干什么！”

接着出隧道了，ET看着外面的群山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。

ET拿出了英语书和黑色水笔，开始做笔记。

林煜昕张大了嘴：ET这是来秋游还是来上课？

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，同学们安分了许多——至少没有再打扰到ET。可现在，大巴车下高速了，他们又躁动起来。

这时，车内响起了ET的声音——原来是李诗彤在播放刚才ET和蔡宇城抢座位的视频。同学们纷纷凑过来看，笑声此起彼伏。ET的脸上却乌云密布。“谁，在那里录视频？”

“李诗彤！”

“哈，你，你竟然还敢拍我呀？给我删掉。”

“哦。”李诗彤说着，又拍了一张ET的丑照。

ET转身对大家说：“好，我们/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，大家/可以整理一下东西，准备下车。”

这时，后面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刚才不是说有几个人要留在车上吗？”

ET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刚才那几个人/别忘了留在车上。”

“切——”

“好，这几个/大惊小怪的人，待会儿也留在车上哈！”

陈彦豪尖叫道：“还有你！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

车上立刻响起了“汪！汪！”的狗叫声。

“谁/还在那里当狗的？待会儿我会叫你一直叫到回学校。”

不料——

“ET是狗！”

“ET是单身狗！”

“ET还没有脑公！”

“ET又放花痴！”

ET举起软尺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ET差点又要解开安全带了。

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，就快要丰收了，几头猪正在不远处散步……

“看！老母猪！”

“哇！真的！”

“老母猪看这里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ET猛地拍了一下前面的小桌子，车内霎时鸦雀无声。接着：

“哇，吓死我了……”

“还以为谁摔倒了呢！”

“整天一惊一乍的！”

ET理直气壮地说：“窗外有猪有什么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同学们就又沸腾了起来。

“老母猪！”

“老母猪！”

“谁/还在那里喊的……”

“待会儿就不要下车！”同学们立刻接道。

这群小孩，竟然还会接我话了！

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行程，同学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，偶尔有几只鸡在不远处打鸣，在前面，一座座房子犹如画卷一般展开……

同学们陆续下了车，ET喊：“来，所有人，按照刚刚上车时的队伍排好，横纵对齐！”

接着，ET带着他们来到了大门口，拿出了必备的横幅和旗帜，准备拍照。谁知——

“ET，我要跟你一起拍——”同学们挤到了ET跟前，现场一片狼藉，ET甚至连腿都动不了一下。

“干什么啊！”ET使劲把这些人推开，“再这样子就不要进去了！”

同学们终于排好了队。

这时，他们又来添乱了。只听李诗彤喊道：“ET穿足力健！”

同学们纷纷凑过来，笑着ET的鞋。ET看看脚上的足力健，又看看那些瞪大了眼睛的人：这也没什么好笑的呀！不过最要紧的是如何处理这件事。

“来，要看的话/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看，等看够了再走。”

“好！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ET快要被气炸了，她只能使出绝招了。“来，谁还在起哄？我让他在我旁边抄单词、课文！”说着，她还作势要拿英语书和作业纸，还好这时，声音减小了。于是，ET继续带队。

这时，大巴车离开了，同学们也走了，这里变得格外寂静。

眼前是一排排用石头做成的磨，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跑过去。ET则始终与他们保持着“安全距离”。直到看到了另一个班的队伍，才硬着头皮走过去。

还好，这回总算不是蔡宇城了……

“好，大家听导游的……”

只见导游走过来，对大家说了一些关于它的知识以及使用方法。但是只有一半的人又在听，剩下的则是在看着ET。

她在干什么呢？

看着皮包里面的物品，ET感到越发不安。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？到底少了些什么呢？文件袋？它正好好地待着呢！手机？ET摸摸口袋，里面的确有一个四方形的东西。

“那么首先，我们要把黄豆干什么呀？欸，对，要放进这个小孔里……”

怎么到现在还没讲完？能不能快点呀……

充电宝、帽子、水果、保温杯、口罩……一应俱全。那到底少了什么？还是没少？ET看看表——九点半了。还好，表至少没丢，这可是在夜市的地摊上挑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买下来的，还讲价了好久呢……

导游终于讲完了！

陈忠宇、林泽晨和陈彦豪（怎么是他们？）把发下来的一杯黄豆倒在小孔里。然后就说：“谢老师——帮……我们……弄一下——”

ET抬起头，看着那笨重的磨盘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自己不会磨吗？”

“太重了！”陈忠宇说。

ET在半个班同学的注视下开始转动磨盘。

怎么这么重……ET咬紧牙关，加大了力度。

还是——推——不——动——呀！

同学们笑了出来。

“笑什么！”ET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丝尴尬。

“笑你力气太小呀！”陈彦豪从凳子上蹦出来。

“有本事你来弄一下嘛！”

陈彦豪喊：“好啊！”说着把ET的衣角从缝里拉出来（What?），接着握住把手，大喊一句：“统统闪开！！！”，开始飞快地转圈。ET赶紧走开，但还是晚了。ET看着大衣以及足力健上的豆浆，感到越发愤怒：“干什么啊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！”

陈彦豪边转边喊：“没错！”

“闭上你的狗……来来来，停下来！我自己弄！”ET说着，将陈彦豪一把推开。这回倒是推得动了，主要的问题是同学们一直在笑呀！说不定李诗彤又在录视频呢……

可不，打远处看，ET的样子就像一个花花公子，整个场景跟慢放了似的。还好今天穿了足力健，要不然更滑稽了。那三个坐在ET旁边的人都已经笑断气了，都转过头不敢看了。你说这不录视频还能干嘛？

ET听着这笑声，感觉很不舒服。算了，不磨了！

ET站起身：“好，所有人，集合，到这边排好队！”

排好队后，声音还是和往常一样，而ET还是沿用了往常的招数：“好，如果还在讲话，我们/就不能去下一个项目。”

陈彦豪直接从队伍里跑了出来，大喊：“那我自己去！”

ET推了他一下：“给我回去……好，刚才/由于陈彦豪在捣乱，所以我们要站五分钟/才能去下一个项目。”

“哎——呀！”

“干什么呢！”

“动不动就罚站！”

ET看了看她的手表：“好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其间，如果有一个人讲话的话，我们就/加一分钟。”

“啊？？？”陈彦豪惊讶道。

“好，加一分钟。”

蔡宇城指着ET的鼻子：“我们这是来玩还是来罚站的呀！”

“来，你，过来。”

ET打开了皮包，又拿出了那个文件袋，打开了扣子，只见里面的东西“哗啦”一声，掉了出来。ET从地下拿出那把软尺，然后站起来，看向蔡宇城：“来，过来……手伸出来。”

软尺落下，声音宛如鞭炮。

“回去！”ET愤愤不平地说。

ET看向同学们，他们已经笑疯了。

“笑什么！再加一分钟！”ET喊。然后，她才去捡底下的书本，并把新启航上的脚印用袖子擦拭干净。

李诗彤：“哇！ET用袖子擦新启航！”

ET转过来：“再加一分钟，现在……还要站八分钟。”

“都已经过了一分钟了！！！”

ET把文件袋放到包里。“好，九分钟。”说完，走到一个亭子下，坐了下来。但听到声音后，又走了回来。“到现在，还有两位同学还在小声地讲话，怎么，是不是又想加时间了？”

接着，就是一阵沉默，只能听见风声和鸟叫声。太阳无情地照射在同学们的身上，留下一道黑色的痕迹，ET不禁用手挡在了额头上。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

过了两分钟，连ET自己都受不了了，汗珠已经如同雨点一般落了下来。终于，ET直接带着大家走了。（据ET回忆，她好像远远看到了一个身影，那人戴着方形眼镜，头和身子胖胖的，而他正在看手机，手机壳是红色的）

ET走了没一会儿就停了下来，原因是一支队伍从此路过。蔡宇城突然大喊：“余佳皓！顾兮想要和你……”

ET和王湘琳同时瞪了他一眼，ET说了一句“如果还有人讲话，我们就再停下来”，然后继续走路；王湘琳说：“你完了！”然后转了回去。

蔡宇城用更大的声音喊道：“你——完——了——”

ET又停下来：“来，蔡宇城，站到我旁边来，林煜昕，给我注意点哈。”

ET带大家来到了一片树林边（当然也没有那么茂密），对大家说：“好，现在听导游的。”

导游举起了一个像是步话机的东西：“好，看过来，这是一个金属探测器，可以探测到埋在地下的金属制品，像这样。”导游将一个黑色盒子靠近探测器，后者发出了“嘀嘀嘀”的叫声。然后，导游指了指地下的另外四个盒子，“现在，我们要举行一个比赛，两人一组，看谁能先找到这五个盒子。好，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时间组队。”

一分钟后，组队完毕。导游给同学们发放了探测器。

接着，导游走进树林深处，把盒子埋了进去。当她回来后，又说了一些要点，然后宣布道：“好，游戏开始！”

游戏规则

本游戏两人一组（ET不参与），共用一个探测器，最先将埋在树林深处的五个盒子找到者获胜，限时30分钟，游戏区域为以集合点为中心的树林半径100米处。

ET将皮包放到一棵树下，然后拿出菠萝包，啃了一口便走了。

她看着在树林中走来走去的学生，心中的巨石总算放了下来。她拿出了手机。

总算能静一静了……

ET打开微信，看到MT发给她的信息：“孩子们还好吗？”ET真的想说“不好”，然后再把那些捣乱的学生名单一一报给MT，但还是抑制住了激动的情绪。她开始打字：“t-a-他，m-e-n-们，z-h-e-n-g-正……”这时，喊声划破了这宁静。

怎么回事呢？

陈彦豪看着树叶间的大蜈蚣，开始大喊大叫起来。“哇！蜈蚣！！！”

同学们纷纷凑过来：这……估计得有三十厘米长吧。

随后，这里就成功化身为“养鸡场”。

ET站起身，不耐烦地走向那里：“你们围在这里干嘛？”

陈彦豪：“这里有蜈蚣！”

ET看了一眼，也吓了一跳（同学们有注意到吗？），不过随机又装出一副淡定的模样：“一只蜈蚣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陈彦豪：“那肯定了！”

陈忠宇：“有本事你来打掉嘛！”

蔡宇城：“用你那高端、大气的足力健把它踩死嘛！”

周围的人发出一阵怪笑。ET手舞足蹈：“你们不要去管它嘛！它又不会来咬你！”

“啊？？？”

“来来来，都给我走开。谁还要提到它，就跟到我旁边。”

蔡宇城走向ET：“我来跟你了——”

ET笑了出来：“好啊，你要跟是不是？行啊！这边很欢迎你！”不过，她表面上是一副欢迎光临的模样，实际上，她在心里一声声地说“不”：怎么又是他？他坐在车上就已经惹了很多麻烦了，现在还来？我可不接受！但如果不接受的话，不是显得自己很那个吗？唉，算了，他爱跟就跟吧，反正到时候我会给他好看的……不过他应该只是说说，不会当真的吧！

然后，ET突然想起了上次午托“双汇火腿肠”的事情，长叹了一口气……

完了！待会儿吃不了火腿肠了！

结果蔡宇城还真跟了。

ET愤愤不平地走向前方——蔡宇城也跟着。ET来到了集合点，也随手拿了一个探测器。

蔡宇城随即喊道：“ET也来找了！”

ET迅速转过身，推了一下蔡宇城：“干什么呀！”

“我跟别人说话呀……”

“哈！”ET又推了一下，“你现在给我离开我身边。”

“不是你让我跟你的吗……”

“现在！不然就在我旁边抄单词！我，”ET指着不远处的包，“我那边都是有笔和纸的。”

“我选择抄单词……”

“三！二！一！……”

他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ET松了一口气。她开始和同学们一样，寻找起“宝藏”。

这时，李诗彤、林煜昕走过来。李诗彤非常吃惊：“老师你也来找宝藏？”

呃……该怎么回答呢？

林煜昕：“帮我们找一下呗。”

ET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，不要老是依赖我。”然后就走了。

李诗彤追向了ET，用夸张的语气说道：“老师，你就……”

ET翻脸了：“干什么！不要给脸不要脸！”

林煜昕也追了上来。忽然，她们的探测器发出了“嘀嘀嘀”的响声……

两人欣喜若狂，李诗彤赶紧跑回来，顺手拿起放在树边的一把铲子，然后挖出了一个黑盒子。ET愣在那里，一头雾水地问：“你们……”

李诗彤一脸坏笑：“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宝藏！”说完便跑走了，只留下ET在那里发呆。

ET重重地把探测器放回了集合点：不玩了！

当ET再次回来后，已经过了三分钟了。期间，同学们都没在找盒子，而是在找ET。

“ET呢？”

“ET呢？”

“我满脑子都是ET～”

同学们分头寻找ET，却仍然一无所获。

“ET是去上厕所了吗？”

“她去自杀了？”

蔡宇城突然大喊：“她去他和男朋友约会了！”

“咦——”同学们露出一副恶心的神情。

ET突然出现在了那个帐篷旁，她纳闷道：“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？是找完了吗？”

蔡宇城先发制人：“老师，你刚才是不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呀？”

ET的脸红了，她瞪大眼睛：“谁让你瞎说的啊，哈！”ET拿起旁边桌上一个东西，以为是软尺：“来，手伸……”

ET又愣住了，同学们也愣住了。

这……不是自己刚买的饮料吗？

紧接着，她就听到同学们的喊声：“ET喝营养快线！”

ET的心里五味杂陈：“来来来，你们是不是都想抄单词？再这样就不要回去了！”说完，ET愤愤不平地走向了自己的皮包。

ET打开营养快线，喝了一小口，然后就站起身，拿起“防身工具”（软尺）走向树林深处。

“找到了！”几个人突然大喊道。

ET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陈彦豪发现的。他拿着铲子，开始挖土。ET看着迎面而来的土疙瘩，赶紧闭上了眼睛。当再次睁开眼时，ET的鞋里已经有一堆沙子了。

“你，待会儿就一直跟到我旁边。”

“啊，不要啊——”

“快点！要不然就抄单词！”

陈彦豪跳到ET旁边，扬起一堆沙子：“老大，我为你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

ET蹲下来，脱掉自己的足力健，开始抖鞋里的沙子。陈彦豪看着她：“啊，ET穿肉色袜子！”

几个人围过来，看着ET的袜子，开始笑起来。那场景，跟同学们笑ET的足力健时简直如出一辙。而且这时，李诗彤又喊：“ET有脚气！”

ET举起了软尺：“谁？”同学们就走了。

接下来的两个盒子分别被瞿明爔、陈诺两个组找到了，可是最后一个盒子至今下落不明。

ET看着努力寻找盒子的人，想出了一个方法：“大家/不要盲目地寻找，可以看一下哪里明显有被人挖过的痕迹，然后再用探测器找；或者/可以看一下哪里的地光秃秃的，没有树叶覆盖。哦，对了，还剩下/八分钟，大家要抓紧时间了。”

不远处的蔡宇城环绕四周，突然指向ET：“ET的发际线就是光秃秃的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陈彦豪哈哈大笑。

ET拿出手机，看了看自己的发际线，然后看向蔡宇城：“你是不是想要尝一尝鞭子的滋味？来，想要的话就过来。”

旁边，有人用探测器指向ET的额头，然后“模拟”出了探测器的滴滴声。

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旁边响起了大大小小的滴滴声。

“来，继续叫，大声一点叫，待会儿就不要回家了。”ET说到“家”的时候，还加重了语气。

同学们果然叫得更大声了。

“好，这几个人，待会儿就留在这里。”ET说着，还举起了软尺，晃了好几下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了陈忠宇的呐喊：“老师，有人踢蚂蚁窝！！！”

ET暗中骂了几句，然后不耐烦地走向那里。

只见一个土堆被人踢了一脚，上面的蚂蚁爬来爬去，数量多得像一袋米。ET挠了挠头：哟！这不是红火蚁吗？

“刚刚是谁踢的？”

“王湘琳！”

ET看向王湘琳：“是你干的吗？”

王湘琳露出一副苦瓜脸，迟迟没有回答。ET又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干吗要去踢蚂蚁窝呢？”然后用软尺好奇地翻了翻土堆，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用水浇！”

“用火烧！”

“用你的软尺！”

ET看看那个说用软尺的人，又看看软尺：上面怎么有黑点啊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凑近一看——是红火蚁！

ET看着软尺上的红火蚁，愣了好一会儿。当她缓过神来后，发现红火蚁已经爬到“15”那里了。ET从口袋里拿出纸巾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擦掉，然后顺手扔在了蚁窝上。

蔡宇城也跑了过来：“哇！ET乱扔垃圾！”

“真没素质！”

ET正打算伸手去捡，可是上面已经爬满了红火蚁。算了，为了保护环境（为了不被同学们嘲笑），去捡一下吧！

ET鼓起勇气，将纸巾捡了起来。然后，她左顾右盼：垃圾桶呢？

ET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她快步走向集合点，然后就消失在了一棵棵树木间。三分钟后，ET回来了。只见她的袖子全湿了，脸上也不例外。但她看见同学们之后，又装出一副淡定的模样：“好，还剩下三分钟，大家要快点了哈。”

“老师，你帮我们找一下呗！”

ET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接开找。这时，ET又路过了那个红火蚁窝，虽然已经被人用水浇过了，但还是心有余悸，看都不看就走了。

还剩两分三十秒……

ET看见了一片没有树叶覆盖的地方，于是伸出软尺，但立刻又缩回去。她拿出旁边的一根树枝，挖了挖——没有。

ET又看了看表。

还剩两分钟……

ET再也不想找了。她回到皮包旁，又看见了那个蚁窝，吓得赶紧提起包来。

我的包怎么就在蚁窝旁边？刚才怎么没看见！

就在这时，ET的探测器发出了“滴滴”声……

怎么在这！

同学们凑过来，挖出了盒子。然后，游戏结束！

导游在哪里又讲了些什么，ET则在一旁，看着皮包底下的一坨黄泥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时间飞快地流逝，转眼间已经十二点了。

ET带着同学们来到了一块草地上，说：“好，现在/大家可以坐下来，把东西拿出来吃。”

于是，同学们坐下来，分享起了自己的零食，ET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

她打开了那个皮包，从里面拿出一袋鸡爪和一盒水果、几袋沙琪玛——当然菠萝包是少不了的。ET打开袋子，吃了一口自己亲自卤的鸡爪，细细品味着香与辣的碰撞。不料这一幕被几个人看见了，他们凑过来：“老师给我尝一个！”“我也要！”

ET的视线从鸡爪上移开：“你们自己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来，我可以给你们吃鞭子，要不要？”

“老师，我拿棒棒糖跟你换……”

“走开！”

“求求你了……”

ET默默将软尺举过头顶——这意思懂得都懂。下一秒，只听“刺啦”的声音，ET那个装着鸡爪的袋子就被人往后拉去。ET转身，看到了嬉皮笑脸的蔡宇城。

“干什么！你是没见过别人吃鸡爪吗？”

“没见过……”

“不要待在我这里！”

“老师，你今天带双汇火腿肠了吗？”

ET无语了：“来，过来。”

蔡宇城赶紧逃之夭夭：“啊——ET拿软尺——”

ET放下鸡爪，站了起来，她正在锁定一个人——蔡宇城。不久，她便发现了正在往厕所跑的蔡宇城。ET举起软尺：“你，给我过来。”

“老师！我上厕所！”

ET径直朝他走过去：“等一下再上！”可是蔡宇城已经走进了男厕所……

“来，瞿明爔，帮我把蔡宇城叫过来。”

瞿明爔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情，摊摊手，然后走了，郭吉家则捧腹大笑。

ET看看那个袋子：还好鸡爪没被抢走……

结果等了三分钟，俩人才走回来，同学们甚至编出了一个谣言：瞿明爔被蔡宇城强奸了。

ET一脸严肃地看着蔡宇城：“你，刚刚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？”

“因为所以，科学……”

“你给我严肃一点！知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！六年级了，应该不要我多说了吧！”

蔡宇城突然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……你今晚回家给我写一份检讨书，明天早读课前交到我办公室。”

“哦，知道了。”

“你，给我面对着这棵树，蹲五分钟。”说完，ET就转身，走回了自己的包前。

路上，李诗彤突然跳出来：“ET，给你吃零食！”

“哇，谢谢！”ET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当ET走过几人时，他们也笑了——不怀好意的笑。李诗彤还模仿着ET刚才的举动，然后哈哈大笑。

结果，ET收到了一堆大包小包的零食，两只手臂已经抱不住了，可以看见零食时不时落到地上，ET像一个孕妇一样，小心翼翼地蹲下来，又小心翼翼地腾出手捡零食。

“你们/谁有袋子的，给我用一个。”

ET把零食装了满满一大袋，随后坐下来，又从包里拿出一盒好丽友·派，撕开包装，咬了一口，嘴边满是碎屑。

“哇！ET吃好丽友！”

ET一边嚼着，一边转过头，笑了起来：“哈？我吃什么你都要广播一下是不是？要不要把你送去演讲比赛？”

“可以呀！”

“行，那你，”ET又咬了一口，“先给我把单词都抄一遍。”

“No！！！”

ET摇了摇头，不再去管他。她吃完了一包好丽友，接着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将垃圾放到了里面，然后拿出一盒水果，拿起叉子，吃了一块哈密瓜。

“来，你们/都给我过去，不要凑在我身边。”

蔡宇城：“你给我吃一块火龙果我就过去！”这时，ET才注意到蔡宇城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装水果的盒子。ET放下盒子，拿起软尺，对准蔡宇城的头敲了下去：“我看你像个火龙果！”

同学们连连发笑，但ET已经受够了这种笑声。她喝了口营养快线，说：“我……要不要把你们送进马戏团？”

ET认为，是该整整纪律了。她站起来，拿起桌子上的一个话筒：“来……”ET吓了一跳：这声音也太大了吧！

所有在草地上的人全部看向ET，让后者觉得很不舒服。六（1）的人更是议论纷纷，说的大概是吓死我了之类的话。

ET缓了好久才恢复正常。她降低了话筒音量：“喂，喂……”同学们又笑了起来。ET又调小了音量，才说：“来，待会儿/谁如果表现得好，我就把这些零食送给他。”

六（1）立刻安静，只剩下了零食袋的声音。ET笑了：“你们……也没必要这么安静吧！把我都搞怕了！”

同学们的音量瞬间恢复了正常。

“ET好胆小啊！”

“ET显眼包！”

“ET……”

ET摇了摇头，吃了一块火龙果，然后看起了手机……

ET将包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后，拿出一张纸巾，细心地擦了擦嘴，然后把纸巾叠成工整的四方形，扔进了袋子里。

“好，大家/可以整理一下东西，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，扔到这个黑色的垃圾袋里。”ET说完，开始分发零食，接着，同学们离开了这里。

他们来到了湖边——几艘木船正在那里等待他们。

同学们穿上救生衣，分别走上了几艘船。

“防火防盗防蔡宇城。”这是ET经过半天的旅程得出的结论。ET踏上其中一艘木船，还好并未看见蔡宇城。

接着，ET将皮包放到座位旁。不一会儿，导游滑动了船桨（一根竹竿），船便缓缓驶离岸边。

ET站在船头，看着那优美的风景，不禁拿出了手机，开始拍照。

陈彦豪：“再拍待会儿手机掉水里了！”

ET转过身：“我有让你说话了吗？”

“你现在不是让我说话吗？”

ET放下手机，走向了放在座位旁的皮包，拉开了拉链，掏出了软尺……

“啊！我错了！”陈彦豪赶紧求饶。ET仍然向他走去，搞得船一晃一晃的。

刘子岑：“谢卉，船要沉了！”

ET扔了一句“这不关你的事”，然后继续走向陈彦豪。

“来，手伸出来！”

“啊，这也行？！”

ET平衡自己的身体都难，更别提打人了！但ET非要“报仇雪恨”，就算再难也要打。

只听船上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，陈彦豪的手顿时红了，ET还差点掉进水里。水漫了上来，淹到了ET足力健的鞋底。

然后，ET大步流星地走到皮包前，将尺子塞了回去，然后坐下来，看起了手机。

结果没一会儿，不远处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。蔡宇城的声音划破天空：“撞——船——了！”

ET连忙抬起头，发现另一艘船正在向这边靠近。导游正在拼命地调转方向，但无济于事。眼看船就要撞上了，ET在心里拼命喊“不”——因为那艘船上坐的正是蔡宇城！

两艘船的间距越来越小，同学们无一例外，全部盯着对面的船，没有一个人有空欣赏风景。

ET看看对面：也是一样的情况。不过对面的音量堪比演唱会。同学们扯着嗓子尖叫，蔡宇城做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：“欢迎，谢卉的到来！”

ET又拿出了软尺。

“这是你，即将送给我的礼物吗？谢！谢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两艘船相撞了，湖水从缝里溢了出来。

ET拿起软尺，毫不犹豫地跨到了另一艘船上：“来，给我过来！你是嫌一份检讨还不够吗？要不要我再给你布置一份？”

ET将刚才发生的事“如法炮制”——先稳住，然后快速下手，一下又一下。打完之后，ET准备回到刚才那艘船上，不料那艘船已经离开了。

完了，又要对付蔡宇城了。ET想着，又看了一眼远去的船，仿佛那里就是她的家。这时，ET还看到了那艘船上自己的皮包……

ET向前走了一步，焦急地望着那里：“哎，师傅，能不能把船划过去一下？我有东西落在那里了。”

没等导游回答，对面的陈彦豪就开口了：“老师我帮你扔过来吧！”接着，ET就看见一个东西飞向这里——正是ET的包。

ET一脸懵逼，看着那个皮包不知所措。这时，皮包已经飞到了ET旁边，ET这才反应过来，伸手抓住了带子。这时，ET的手帕飞了出来，掉到了水里。

ET的心仿佛也掉进了水里。

她立刻蹲下来，眼疾手快地捡起了手帕。船上响起了一片掌声，还有蔡宇城的声音：“哇！ET好帅气呀！”接着，一阵掌声响起，把ET搞得一头雾水。

当她回过神来后，首先就是怒斥陈彦豪一顿。

“哈，我有让你把包扔过来吗？万一掉湖里了怎么办！难道你会，会给我赔吗？”

“我不是扔中了吗！”陈彦豪冲这边喊道。

“你连老师的东西都敢扔呀？我看你是没尝够鞭子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，竟然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你们这是思想品德的问题！

“你们身为一个学生，应该知道要尊重老师吧。连这点都做不好，还谈什么学习呢？你如果连一点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到时候到社会上又该怎么办呢！”

蔡宇城插嘴道：“凉拌炒鸡蛋！”

ET举起软尺：“来你，给我过来。三！二！一！……”话音未落。ET就把蔡宇城拽了过来，用软尺狠狠地打了两下蔡宇城的背，接着又给屁股补了一鞭子。ET还想：早知道带一根木棍来了——就是班上那根——这样打使不上劲呀！

然后，她对蔡宇城喊：“给我蹲在这里！”然后把软尺摔在甲板上，“吃饱了是不是！”

船上的人回答了ET的话：

“嗯，没错，吃饱了。”

“我都吃撑了。”

“好饱啊！”

“谁还在‘吃饱了’的？要不要给你们加餐？”ET弯下腰去捡软尺，结果——软尺呢？

脚下是已被淹没的木头甲板（因为ET刚才的动作，导致水涌了上来），还能看见自己的倒影。ET转头一看，发现软尺已经漂到船附近了，于是赶忙捡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个软尺都缺角了！”

“重新买一个算了！”

“都用了几年了！”

ET用软尺打了一下自己的手，然后对准前方：“想要被打是不是，我的鞭子可不长眼睛！”

李诗彤：“老师你去划船呗！”

于是，全班附和起来：“划船！划船！划船！……”

ET做了次“招牌动作”：“我划不划船关你们什么事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船靠岸了。

ET脱下救生衣，瞬间感到神清气爽。“来，所有人，排好两列纵队，我们/准备回去了。”

排好队后，ET便带队走了。

上车后，ET首先就是把第一排的两个座位“占为己有”，自己坐到了外面那一个——以防蔡宇城“入侵”。还好，这辆大巴比上午那辆多了几个座位，所以并没有人来抢座位。

然后，ET将窗帘拉开，让阳光照进来——生怕浪费一点热量。由于车上配备了空调，ET不好意思关，所以她穿上了粉色外套，还戴上了口罩。

车子发动了。

下节是体育课！

上课铃响后，同学们兴高采烈，就等着体育老师走进教室，然后——最好是自由活动。

体育老师来了。

同学们顿时尖叫起来。

“耶！！！”

“体育课！！！”

“体育老师，我爱你！！！”

体育老师逐渐接近门口。

十米！

九米！

八……

谁知这时，突然从拐角窜出一人，她对体育老师低语了几句，体育老师则连连点头，然后直接走了！

体育课又泡汤了！！！

尖叫声顿时变成一片哀嚎。

等等，刚才那人是谁？

“E——T——来——了！”

“卧——槽！”

“怎么又是那个老太婆！”

果不其然，ET走进了教室。

“这节不是体育课吗？”

“你怎么来了呀！”

“还真来抢课啊！”

ET放下文件袋，摘下口罩，夹杂着一脸坏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呃……体育老师有事，然后……就让我来上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都是骗人的！”

“狗才信！”

“刚才体育老师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天天抢课！”

ET急了：“来来来，嘴巴闭！如果这节课/你们好好配合我上下去，我们/就/提前放学。”

“谁稀罕呀！”

ET：“来，继续讲，待会儿，”ET指了指门口。“待会儿就去隔壁找林老师。”

“切——”

“占体育课还在那里指手画脚！”

ET：“来，全体起立！”

“天天就知道罚站！”

ET见这样都没用，于是便拿出软尺，重重敲在桌面上：“来，想要被打就继续讲！我的鞭子可不长眼睛！”ET又敲了一下。

声音这才小下来。

“坐下。”

“我们学校要举办活动，班上要做几张英语手抄报。那，因为呢/这周末刚好有个周末，所以回去以后，就可以开始做……”

“这周末刚好有个周末？！”

“来，所有人，拿出英语新启航。”ET翻开书，“第七页的听力，听过没有？”

“没——有。”

“我记得好像听过了呀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应该听过了吧。”

“没有！！！”

“老年痴呆！”

“健忘症！”

“来，谁在喊，就去林老师办公室。现在翻到第八页，开始做听力。一，听音……”

听完后，ET说：“来，同桌检查，没写的站起来。”说着，ET拿出软尺，露出了微笑。

“哈，”ET摸了摸他的头，“你的书又是空白的哈。”

啪！

“你又没写作业呀。手伸出来。”

啪！

“你竟然也没写呀？最近又有点放松了啊。”

啪！

啪！

啪啪！

啪啪啪！

ET走到讲台上：“来，第一题，郭鱼（予）凡。”

“一五三四二。”

“一，五，三，四，二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“没——有！”

“这道题可能/比脚（较）难，大家/要/认真对一下。”

……

终于，新启航讲完了。

“好，订正好没有？”

“好——了！”

“到时候不要有改到有错的。我这边都有登记作业的完成情况，”ET从文件袋中拿出一沓表格，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勾，“到时候/开家长会时，我会把这个给你们家长看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来，四位组长，把新启航收上来，抱到办公室……来来来，我有让你们站起来吗？我让组长收新启航，有让你们讲话吗？”

“有——”

“谁在那里起哄？”ET举起软尺。

接着，ET拿出了U盘，插进孔里。然后，弹出一个窗口，里面是一堆文件。ET点击其中一个，但就是打不开。ET的第一反应是触屏被关了。

“来，刚刚谁去动电脑了？”

见没人回答，ET也没多问，去按了一下触屏按钮，结果弹出了两个窗口。ET纳闷道：本来不是只有一个窗口的吗？

其中一个是系统弹出的，过了一会儿就自动消失了。而另一个是一个黑色背景的窗口，中间有一只黄色的章鱼，下面写着“加载中，请稍候”六个字。ET认为这是一个“无害（不会对ET上课造成影响）”的窗口，于是继续搞她的课件去了。这时，那个“小章鱼”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赤裸着上半身的帅哥，背景好像是一个温泉，中间还有一行英语句子。

还没等声音放出，同学们的尖叫声就响成了一片。

“看《回家的路》！”

ET猛地转身，一拍讲台：“干什么！谁还在尖叫，要不要去隔壁找林老师？！”

说完，ET转回去继续弄课件。这时，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，把刚才被ET压下去的尖叫声重新点燃了，教室里像是在开演唱会。

只见几个帅哥低调地走向前面，配合着BGM，氛围感简直拉满。以陈彦豪为首的几个人甚至站起来尖叫。

“啊啊啊啊啊——”

“哇！”

“帅哥！”

“六，ET还把墨鱼丸点开……”

ET终于注意到了那个窗口。她好奇地看了看，笑了。她转身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安……静……”

“你也笑了！”

ET更想笑了，她捂住嘴巴，一边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一边笑。同学们有的看着ET，有的看着“美味小视频”——现在不看，到时候可就没得看了！教室里的尖叫声也变成了笑声。

ET笑着转身，想关掉墨鱼丸，可是点了好几次“×”，就是没能关掉。这时，ET突然想起来：刚才自己还去关掉了触屏！

ET只好再次打开触屏，然后关掉“墨鱼丸”。结果，墨鱼丸请求ET将该应用添加到桌面上。ET也没多想，按下了第一个按钮。视频倒是消失了，但是桌面上却多出了一个应用——墨鱼丸。

“我操！”

“六！”

“哈哈，ET把墨鱼丸添加到桌面上了！”

ET又笑了起来。她无奈地点击“墨鱼丸”，想把它删掉——至少也得让它从桌面上消失。这时，那个黑色方框又出现了！

ET措手不及地去点击那个“×”，不料点错了，整个电脑都成了黑色。突然，颜色又出现了，像是有人把颜料泼在了上面。

ET的眼前模糊一片，只看见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蠕动。她眨眨眼，这下看清了——一个美女在跳舞！

教室里又是一片尖叫声……

ET先是捂住耳朵——生怕自己聋了——然后又是缓慢举起软尺——但ET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。

“来——”ET眯着眼说，“啊啊啊安，……静……”但是ET还在笑，她的额头上显现出一条条皱纹。

同学们没有理会——ET也没想让他们理会（只是习惯性地整纪律罢了）。同学们看着视频：这节奏好像有点熟悉呀！

“卧槽！科目三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科目三！”

ET转头看了看——果然是科目三……

接下来，ET首先想到的是暂停——ET转身，想要暂停，结果中间出现一个爱心。

操！点赞了！ET赶忙把赞撤回。

ET想要关掉视频，于是又去点“×”。结果不仅没用，还播了下一个视频。

“微胖才是YYDS……”

接着，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短裙。

再接着，它就被一个美女穿上了！

“卧槽！”

“卧槽！”

ET已经快要笑到肚子疼了……

ET只好去重启电脑。

再看同学们，笑声仍然回荡在整间教室里。ET：“有什么好笑的……”

“你不是也在笑吗？！”

ET的左手慢慢举起，比了一个“六”……

结果笑声过了好久才平息。

开机后，ET打开课件，出现了熟悉的樱花背景。“Now……”

李诗彤看着谢承志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，捉弄他的想法便从脑海中浮现出来。只见她拍了拍他的左臂，然后立刻缩回去。谢承志转向叶宸铭。

“是不是你？”

“不是，是李诗彤！”

谢承志又转向李诗彤。

“是你干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叶沉迷！”

叶宸铭一听，立刻转过来。“嗯？！”他打了一下李诗彤。

“哇你神经病呀！”李诗彤冲叶宸铭吼道，手里正卷着一本优化……

“哇操，快跑！”叶宸铭大叫一声。李诗彤则直接用书打了下去：“我操你妈！”叶宸铭赶紧用手臂护着头。

李诗彤刚收手，叶宸铭就又反击起来。只见他站起身，手臂甩向李诗彤，但始终不见她反击一下。

奇怪了！

叶宸铭还在打，而谢承志则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叶宸铭，老师！”

叶宸铭回过头，发现ET正用着凶神恶煞的眼神看着他……

ET拿起棍子，走向了他。“来，站起来。抬高。”

接着，棍子重重地打下去。

“坐下来！”

叶宸铭刚坐下，李诗彤就凑了过去：“叶沉迷，你上午不是说下午给我带烤甘薯的吗？”

叶宸铭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零食袋。“是这个吗？”

“嗯嗯，没错，分我一半。”

叶宸铭拿了一把烤甘薯，李诗彤一口吃了下去。叶宸铭转过去，也吃了几个。

陈宇恒在后面看戏，还说了一句：“猴子，吃药了没？”

叶宸铭对他竖了一个中指。

ET仍在讲课：“Look at the……”这时，她突然停下来。

同学们齐刷刷地看向ET。

只见ET走下讲台，看向叶宸铭：“来，把你刚刚吃的东西吐掉。”

叶宸铭小声说了一句“哎呀！”然后假装走向垃圾桶，再假装吐掉零食。叶宸铭回到座位后，ET怕他“故技重施”，于是直接把手伸向抽屉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了那包零食——还有他在英语作业纸上画的“老母猪”。

ET将零食放到讲台上，然后看起了这幅画。一阵沉默后，她摸了摸叶宸铭的头，笑了。

“哈，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”

同学们都凑过来看。

“哇，老母猪！”

“老母猪！”

“粉色眼镜！”

“老母鸡！”

ET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“回去！”接着又看向叶宸铭：“林煜昕，带着他去隔壁找林老师。”

同学们又闹腾起来，齐声喊着“老母猪”。

“那边，谁还在起哄，可以跟着他一起去。”

ET走回讲台，做了一下“招牌动作”：“你看我们班为什么成绩这么差，就是上课没有认真听，在讲话、开小差。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上课要认真听……你看，到现在还有两位同学还在讲话，你们已经落后人家几个课时了懂不懂？啊，中午还有同学问我小测考多少分。你既然这么关心成绩为什么上课还在讲话呢？”突然，ET走向陈彦豪：“来，手伸出来！哈？（用力一打）到现在你还在讲话！”

“敢打人，我去告校长！”陈彦豪顶嘴道。

“告啊，去告啊！你们不是很有能耐吗？有本事现在就去告校长啊！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”

“我把你告上法庭，把你关进监狱！”

“来，去告，现在就去告！怎么又不走了，刚才不是说得很好吗？去告啊！”

ET走回讲台，重重摔下棍子：“来，这节课自习，不上了！”说着，ET关掉了课件，拔了U盘，然后走出了教室。

“耶！”

“耶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于是大家就开始自习了。

突然，大家听见一个角落有人喊：“快关门！不然ET要回来了！”

大家还未缓过神来呢，陈彦豪就如离弦的箭一般冲出座位。紧接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便把门关上了。

ET从女厕所走出来，听到六（1）班的吵闹声，心想：刚才太激动了，现在还是回去上课吧，不然他们又要闹翻天了。

这时，门被关上了……

ET又想：哦，说不定门是被风吹的，应该待会儿就开了。

可是过了一分钟，始终不见有人开门。而教室里：

“英语老师呢？”

“不会走了吧？！”

“啊？真的让我们自习？”

ET听着教室里的喧哗声，一股怒火顿时弥漫全身。真是思想品德的问题！

教室里，只听一阵“砰砰砰”的撞门声——这准是某个班级的“风云人物”干的，比如陈彦豪。

但他刚才不是还来关门了吗？

那是谁呢？

这时，窗户被猛地一推，把第一组的人吓了一跳。突然，窗帘像一阵风被直接掀开，几个人向外面看去，发现ET正用凶狠的眼神看着他们。

“谁让你们关门了？打开！”

陈忠宇赶紧哆哆嗦嗦地去开门。ET一走进教室，便用手推了一下陈忠宇的头。“我有让你关门吗？哈！”

“不是我关的！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全班异口同声地答道：“陈彦豪！”

ET顺手从讲台上抓起棍子。“上来！”

接着，两人便从门口走了出去——准确来说是ET拽着他出去了。当ET回到教室时，就只剩一个人了。

“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！”

“刚刚不是说好自习的吗？”

ET的脸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她不耐烦地吼道：“嘴巴闭！我说自习就是自习，我说上课就是上课！”

接着又是一番大吼，同学们这才安静下来。

“来，拿出一张/英语作业纸……”

“又小测！”

“昨天不是刚小测过吗？”

“写上班级、姓……”

这时，下课铃响了起来。

同学们立刻收拾起了书包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下课喽！”

ET气得鼻孔直冒气。“我说下课没有？”

“铃声说了！”

“什么时候安静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放学……来来来，给我回到座位上，还在过道上干嘛！……来，所有人回到座位上，我要布置作业……快点呀！”

陈彦豪：“没有作业！”

ET拿起了棍子：“来，谁说没有的？”

“他！”

“来，手伸出来！”

打了几下后，ET打开了课件：“今晚第X单元单词听默两遍，Part B课文抄一遍，对了，今天有趣教。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天天都有趣教！”

“行，那/今天就做两次趣教，要不要？”

教室终于安静了，有的人拿出本子开始抄作业，不过更多的人已经收拾好了书包。

“好，所有人，收拾好……来来来，都坐回去！排路队的快、静、齐，你们都做到哪了？”

没有人理会ET的话。

“如果还有声音的话，我们就全校最后一个走。”

“不要啊！”

“如果不要，就安静下来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教室安静了下来。ET非常满意：“好，请大家整理好书包，把凳子放到桌子下方，把地上垃圾捡起来，扔到垃圾箱，然后到外面排队。”

同学们犹如洪水一般向外面涌去。ET皱了皱眉，走到了外面：“啧啧啧……来，所有人，回班！”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见。

ET挤进人群中，大声喊：“我让你们回——班！！！听见没有！”

同学们只好不情不愿地回到班上。ET站在讲台上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刚才排路队还有声音！我让你们安静不是只在教室里安静，而是……来，还在讲是不是！好，所有人，安静地站五分钟再排队。”

“我操你妈！”

“天天在那里说我们这个那个！”

“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！”

ET点点头：“如果还有声音，就站十分钟。”

同学们只好闭上嘴。ET拿出了手机。

五分钟后，ET开口了：“好，现在/请大家安静地到外面排队，如果讲话我们就再回来站。”

同学们再次来到外面，ET也走出来：“来，煜昕，把路队带下去，不要推跑挤跳！”

队伍立刻动起来，正以飞快的速度向楼下冲去。

“慢一点！”ET朝楼下直挥手。可是下面听都没听到。

ET三步并作两步地小跑下去：“慢——一——点！”可是速度仍未降低。

“来来来，都停下来！”

队伍终于停了下来。ET走下了楼，那双足力健发出沉重的声音。后面的人有的好奇地往下看，有的对着ET做一些动作。不一会儿，上面的人就听见ET那刺耳的喊声：“哈，我有让你走这么快吗？……我刚才不是都叫你慢一点吗？你耳朵聋了吗？！……来，慢慢地走，如果再跑的话，我们就回到教室重新走。”

队伍又动起来了。ET站在台阶上，从包里拿出了口罩，戴了起来。

楼下，李诗彤看看上面，发现ET暂时没有跟下来，于是对林煜昕喊：“走快点！哎呀，走这么慢干啥呢？”王湘琳等人也纷纷附和。

于是，速度又快了起来。

ET刚戴上口罩，发觉速度又变快了，赶忙举起手：“欸欸欸，又快了哈？！”可是从ET身边经过的人如同一阵风，她怎么提醒也没用。

ET怒了：“来，所有人，全部回到教室！”

后面的人先停了下来，然后提醒前面的人，过了一会儿，队伍停了下来。

“来，所有人，回班！”ET说完，同学们只好不情愿地走了上去。

ET回到教室，说：“所有人，站在位子上。”等教室安静下来后，ET才进入正题：“我刚刚有让你们跑吗？那为什么还在楼道跑？待会儿万一又有谁磕掉了门牙、摔骨折了怎么办？你们到时候难道还要我赔吗？……还有声音是不是，那我们可以一直站到晚上六点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你们那么喜欢跑，可以去操场那边跑十圈、二十圈都可以。……你们不是很有想法吗？现在怎么又不吭声了？！我记得刚刚你们讲得不是挺好的吗？！”

这时，窗外的队伍打破了这一丝宁静。只见有人把头探进教室里，说：“谢卉，你好呀！”窗外的人哈哈大笑。

ET一听——准时六年二班的声音。她马上放下手机，走了出去。在这嘈杂的环境下，ET的声音却异常清晰：“来，刚刚是谁讲的？可以去五楼或者对面二楼。……要不要像一班一样被我留下？……”接着，ET就消失了——她应该是去楼道了。

原本鸦雀无声（除了ET的讲话声）的教室热闹起来。同学们纷纷离开座位，有的人还跑到讲台上，阴阳怪气地学起ET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讲台上就聚集起一群人，其中几个甚至看起ET的手机、动起ET的包。这时，ET的声音从楼道传来——应该是有人被ET骂了。上面的人连忙跑回座位，却发现门外连ET的影子都没有。陈彦豪见状，便跑出了教室，看起ET，发现路队已经停了下来，ET正在下面的拐角处说些什么，但声音太大了听不清楚。陈彦豪跑回教室，喊道：“ET没来！！！”

于是刚才的几个人又跑上讲台。其中有些人看了看ET的东西，然后也去放哨了。这时，那些人听见ET说“今晚回去写一份检讨，明天放到我办公室”，知道ET快回来了，便匆忙跑回教室，说ET要回来啦！

同学们立刻回到座位，有些人还差点被绊倒，班级里的叫声此起彼伏。窗外，二班走了，接着ET回来了。

教室里又恢复了刚才鸦雀无声的状态，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ET。ET走到讲台上，拿起了手机，一打开，就看见了紧急呼叫的界面。ET想要关掉，结果不小心拨打了120的电话。ET一惊，赶紧挂断了。

“刚刚/谁动了我的手机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“如果/没有人承认的话，我们就再站五分钟。”

还是没有人回答。

“好，所有人，静站五分钟，现在开始计时。”

蔡宇城：“都快下雨了还站？”

ET往窗外看去——天上果然乌云密布，好像还真有几个雨点打下来。不过ET又说：“没事，你们不是很喜欢站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教室里，同学们纷纷开始抱怨。

“来，我们什么时候安静，什么时候开始排路队。”

同学们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大家只好闭上了嘴。

ET：“好，第一组，有序到外面排队……”

林煜昕到了一楼，停了下来——外面简直寸步难行。外面的雨点像一块块小石子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声巨响，像是摔炮。

ET怎么在这种天气也敢拖课？

ET走了下来，看着前面的积水，也显得无能为力。同学们纷纷指责ET，ET却反问：“谁让你们表现这么差呢？”

还好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班级还没走，六（1）才不至于成为全校最后一个放学的班级。

有的人早有准备，撑开了雨伞；有的人则根本没伞。ET有伞，所以打开了它。

ET带队离开了这栋楼，冰冷的雨水立刻砸在ET的伞上，以及没遮住的地方。ET打了一个哆嗦。

陈彦豪走到了ET旁边，看到了前面的水坑，于是一跺脚，水花溅到了ET的裤子和足力健上。“干什么！你是不是不想回家？”ET先是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查看起足力健及裤子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前面传来一阵笑声。

“来，如果还在笑，就一直站到第五节课。”ET说完，竟开始巡视起队伍，“什么时候安静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。”

巡了两分钟，ET终于带队走了。

下课时，ET拿着文件夹，正站在木桌旁——原来今天是ET导辅的日子，ET早已习惯了。

ET好像想起了什么：“来，去叫/陈宇恒过来一下……对了，叫他带上英语课本和作业本。”

一分钟后，陈宇恒出现在了ET旁边。ET也不卖关子：“你……今天为什么没交作业？”

“我没带呀！”

“没带是理由吗？”ET问。然后就是一阵沉默，ET又拿起了他的英语书——尽管陈宇恒一直抓住英语书不放：“来，你去木桌那边/把昨晚的作业补做两遍，放学前交给我。”

陈宇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，走过之处，到处都是笑声。

ET也跟随着陈宇恒来到木桌旁，发现已经座无虚席——椅子都被人占领了。ET思考片刻，随即走向了那把挤了三四个人的椅子：“你们给我下来！”

其中两人把“秋千”放下，ET看见了蔡宇城的脸庞：“此树是我栽……”

“下来！不要在这里赖皮！三！二！一！”

“你怎么不去占别人的椅子呢？”

ET把蔡宇城拽了出来，陈宇恒坐了下来。另一边，ET将蔡宇城推到柱子边上：“现在给我回到教室里去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要不然林老师办公室欢迎你。”

蔡宇城跑了——跑去拍ET的背影了。

ET漫不经心地走向栏杆旁，看见了王湘琳正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抬头看着谁，ET也好奇地往上看了看，发现一个皮肤黝黑的人也在往下看。

ET拍了拍王湘琳：“你……在看什么？”

王湘琳瞬间脸红了：“哎——呀！”

蔡宇城立刻蹿出来：“余佳皓！”

ET推了他一把：“你是要去林老师办公室吗？不要在这里造谣！”

陈宇恒抬起头：“她的确喜欢余佳皓，有一次还踢我肛门呢！”

“你去抄你的单词！”ET瞥了他一眼，然后又走向王湘琳。王湘琳看向陈宇恒：“你完了，小心你的肛门不保！”

ET顿感不妙。她说：“你……还敢欺负同学呀？”

“他，他……”王湘琳说不出来了。

ET摸摸王湘琳的头：“哎哟，你小小年纪就喜欢人啦？”

陈宇恒在一旁说：“把一个男生的名字写一千遍～”

王湘琳用手捂住脸，苦笑了一阵。

这时，男厕所突然传来一声“砰”，把ET吓了一跳。ET看向那里，发现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了那里，许多人都在喊一句话：“男厕所炸了！”

ET走过去：“你们/在这边干嘛？”

有人回答：“刚刚男厕所炸了！”

这时，厕所里又传来放水声，ET又走近了一点——这下能看到里面的事情了——原来陈彦豪拿着洗手液的瓶子，正在往里面灌水。

ET评价道：“你们男生还挺会玩的哈，每天男厕所里都能闹出一点事来。”

又是“砰”的一声，同学们都拍手大笑起来，ET的脸上也有一点水。ET更好奇了，于是又走近了一点，足力健的前面十厘米刚好在男厕所的瓷砖上。这时，有人（ET带过的班的人）低头，想要擦擦裤子上的水，接着就看到了ET踩在男厕地砖上的十厘米。

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，迅速在四楼传开。

“ET进男厕所！”

“ET进男厕所！”

ET则是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向六（1）班——其实她的心里五味杂陈。

ET走进了六（1）的教室，环视周围一圈，便走向了过道。同学们有凑在一起的，有写作业的，还有玩的……ET欣慰地点了点头。这时，她看到一个座位上放着的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谢卉”二字。

ET皱了皱眉：“这是谁的座位？”

“李诗彤！”

“叫她来这里找我一下。”

李诗彤过来后，ET指着凳子上的“谢卉”，说：“哈，你，你这写的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不尊重老师的行为？”

……

接着，两人来到走廊上，引起了一群人的围观。

ET看到了。她一反刚才平静的语气，转而厉声喊道：“你们都给我走开！”

那几人的确再没有出现在ET的视野里——但只有ET不知道，他们是躲到ET背后了。ET继续进行“思想品德教育”：“哈，你中午给我留下来，到五楼找我……”

这时，上课铃响了。

“老师，对不起。我能回去上课了吗？”李诗彤问。

ET沉思片刻，然后说：“你这么着急干嘛？像你这种表现连回去上课的资格都没有。对了，这节是什么课？”

“语文。”

“那你先回去上课，下午写一份检讨，放到我办公桌上。”

李诗彤跑回了教室，ET也跟着走了进来，看起门后的卫生表：“今天的包干区是谁负责？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还发现有垃圾。”

“蔡宇城！”

“那，楼道是谁来扫的？”

蔡宇城已经跑到ET旁边：“你自己不会看呀？”

ET慢慢扭头，表情变得严肃：“上课不要随意离开座位。”

“那不是你叫我的吗？”

“你给我回去！要不然就去隔壁找林老师！”

“行，那你待会儿不要叫我哈。”蔡宇城说着，回到了座位上。

于是ET又问：“欸，今天的楼道都是谁来打扫的啊？回答我！”见同学们不回答，ET只好认认真真地看起值日表——不错，是陈忠宇。

这时，眼保健操的铃声响起。

“来，蔡宇城、陈忠宇去拿扫把和畚斗，然后给我过来。”

陈忠宇用哀嚎的语气说：“为什么——”

蔡宇城则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：“你刚刚不是叫我不要离开座位吗？！”

ET突然发火：“那，那现在我让你出来打扫卫生！！！快点啊！”见蔡宇城开始做眼保健操，ET愤愤不平地点点头：好，别怪我不客气哈，然后走向蔡宇城，“三！二！一！”

“那我……”蔡宇城睁开眼，直勾勾地望着ET——不带一点躲闪。ET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要在那里狡辩，现在，给我扫把畚斗拿了，去打扫楼道！”然后直接把他拽离座位，“真的是，吃饱了是不是……去，拿扫把畚斗，跟我出来。”

ET走出教室，看着装模作样的陈忠宇，说：“你给我正经点，不要开玩笑！”

蔡宇城出来了：“我现在出来了你又不看我一下？”

ET冷冷地命令道：“去，跟陈忠宇一起打扫楼道。”

“不是一个人打扫就行了吗？”

ET直接把他拽走了。教室里，只听一阵羽绒服摩擦的声音，然后ET那模糊不清的喊声在同学们的耳畔响起，好像在说“快点”“再这样明天不用来学校了”之类的话。值日班委喊了好几次“闭眼”都无济于事——直到CT来了，教室里才安静下来。

那两个人呢，则是等到ET检查完后才被放回教室。

学校中一片紧张的氛围——原本吵闹的走廊变得鸦雀无声，只有几个人去上厕所。因为今天是这一个学期最重要的日子——期末考。同学们都在教室里认真复习，哪有时间玩呢？

上午刚考完数学、英语。而下午的语文考——感觉一点也不比另外两科简单。随着上课铃的响起，考试正式开始了。

同学们都不想面对现实。

只听外面一阵哒哒的脚步声，就像一声声嘶吼。

ET拿着一叠试卷以及一些东西，走了进来。

同学们一见到ET，脸顿时舒展开来，纷纷和ET“问好”，声音中还带着点往日的嚣张：

“怎么是你？！”

“哈喽——”

“是你来监考吗？！”

ET放下东西，笑了：“哈，你们一个个怎么见到我就喜笑颜开啦？”

“因为见到你就能考一百！”

“来来来，安静。如果还在讲话，就不要考了，直接零分。”

但教室里还是一片哗然。于是ET又说：“好，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无法（“无法”重读）开始考试。”

教室里终于安静下来。ET开始分发试卷：“好，每人一张，传下去。拿到的人/先写上学校、班级、姓名、座号，然后等我说开始时再作答。如果（“如果”重读）提前作答，你就把考卷拿上来，直接零分。”

同学们写完个人信息后，首先看的就是作文。啊，是写事的啊……写什么呢？

只听李诗彤大喊：“作文写ET！”

同学们顿时有了想法；ET则站在那里，纳闷道：ET是谁？是外星人吗？

“好，现在/开始作答。”ET一声令下，同学们便写起字来。

考试正式开始了。

教室里又恢复到刚才的状态，只能听见呼吸声和写字声。ET搬了一把椅子，坐了下来。

好冷呀……ET心想。不过，她早有准备。

首先，就是MC大衣的回归——这衣服，哪怕穿一百年也不会旧，而且特抗冻；其次，围巾也要给给力——现在，整个脖子被360度包裹住了，就不怎么冷了。花帽子怎么能少呢？这不戴得好好的吗？不过到了教室里，ET就会拿出那个超市里的塑料袋，小心翼翼地包裹住它；里面则是红色毛衣——一种吉利的象征。不过裤子就显得平平无奇了；但在下面，仍是那双足力健，好像还没穿过几次。还有那副手套，ET还是第一次拿出来带呢！

除了衣着上的特色，ET的装备也别具一格——她竟然破天荒地把保温杯带来了，想必里面一定是滚烫的水吧！而且这次，ET还把那个蓝色宇航员布袋提来了，里面的物资一定很丰富。

ET巡视教室一圈，发现同学们都在认真作答——那几个爱捣乱的人也不例外——她感到了一丝欣慰。

五分钟过去了——这是ET在这里待得最平静的时候了。她打开了保温杯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。ET正准备喝，只见蔡宇城屁颠屁颠地走来——脸上还是那种表情。

“老师，上个厕所。”

ET的脑海中浮现出两人在厕所交换答案的场景，于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憋着！”

蔡宇城一边走回座位，一边不满地说：“啊？ET虐待儿童。”

ET站起来：“你……说什么？哈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”

ET已经拿起了软尺，走向了蔡宇城；蔡宇城则假装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：“不要啊——”

ET仍然径直向他走来，而在ET背后，很快聚集起一群跳舞的人，场面极其混乱。

ET突然停下来：“来，待会儿这些人全部零分……来，手伸出来！”

随着“啪”的声音响起，同学们呢？

“啪！”

“啪！啪！”

“啪啪啪！”

“啪啪啪啪啪啪啪！”

“砰！”

……

“来，谁还在叫？要不要我录个视频，发给林老师？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不要啊！”

“我看你们要啊！”ET说着，来到讲台上，拿出手机，打开了“相机”，“哈，看来是要让林老师知道一下你们的表现才行。”

ET先是拍了一张全班的“大合照”，然后走到了一、二组的过道，开始录视频。

同学们并没有逃避，而是比出一个“耶”的手势。

“耶！”

“记得给我开美颜！”

“帮我P得好看点！”

ET放下手机：“好，你们的表现已经被我录下来了，待会儿我会发给林老师的。当然，想要我给你打零分的可以踊跃报名，这边欢迎你。”

“我要报名！”

“我要！”

ET拿着红笔走了下去：“想报名是吧？”

“哦，不了……”

ET又瞪了那人一眼，然后愤愤不平地走回讲台：“考个试都这个样子！”然后坐下来，喝了一口水，然后看起书来。

结果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有一堆人成功交换了答案。

转眼间，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，同学们陆续开始写作文——有了李诗彤的提醒，大多数人写的都是ET。而ET还在讲台上看书，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语文试卷上。原本在作文素材上卡壳的人不见了——因为ET有太多经典可写了：打陈昊圻、手举起来、师生互怼、一怒之下……

当然，同学们也分享着自己的题目。

“我要写Women’s Day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

“我写一怒之下！”

“我一怒之下把他的新启航扔到了楼下……”

“你们谁写陈昊圻事件？”

“我要写ET的软尺！”

ET抬起头，拍了一下讲台：“安静！一二三！”

“四五六！”

“来，谁还在讲的，你就不要考了，直接零分。”

教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。但是ET的表情却发生着急剧的变化：一会儿微笑、一会儿严肃……

ET从书中抬起头，看见同学们正在认真考试，点了点头，然后从文件夹中拿出那张表格，翻看了起来。看完后，ET在上面写了些什么，然后便轻轻地把它放回文件夹。ET又做了一次“招牌动作”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根火腿肠……

一个人抬起头，看见了ET吃火腿肠，头就低不下来了。接着，越来越多人看着ET，纷纷小声地发笑——但并未惊动ET——直到蔡宇城这个“重量级人物”登场。

“哇，ET吃火腿肠！”其实这一句话就够了。同学们的笑由小声转为大声，最后直接变成了“大合唱”。ET站起来，点了点头，拿起了软尺。声音立刻减小，可是ET已经下定决心要360度无死角监考了。

ET放下书，走下了讲台，监视着每一个人。

蔡宇城：“嗯……这才叫监考嘛！”

ET听了，快步走回讲台，拿起了红笔，又快步走向蔡宇城：“来来来，你不用考了，零分！”

蔡宇城反驳道：“动不动就零分，还考什么试？”

ET已经走到了他的座位旁：“哈？这还用问我？你自己看看自己的态度！在考场上都能讲话！”

“那你不是影响我考试了吗……”

“哇，你还学会顶嘴了呀！我看你这种人也，也不用考试了。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杨老师，说你直接零分？”ET一把抓起了他的考卷。

蔡宇城直接将它拽了回来，一脸无辜、不满地说：“你还抢我卷子呀！”

ET手舞足蹈：“我还不能抢你卷子了？谁让你在考场上讲话？如果这样那还考什么，干脆直接放假算了！难不成你到时候高考也这样？！这不是学习好不好的问题了，这是思想品德的问题！举办考试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检验大家的学习情况！如果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那还不乱了套了！到时候你们进了社会怎么办！这些道理应该不用我说吧！你看，到现在，还有人在笑，你以为考试跟上课一样啊！

“我站在这监考有什么问题了？难道我不监考你们就会认真、严肃地对待？！我看你应该被送进动物园吧，如果是人的话还会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！”ET突然转向同学们，“你们不要以为没事哈，你们跟他半斤八两！说实话，你们是我教过最吃力的班级，别的班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你们不是不喜欢我吗，有本事去跟校长申请呀！你以为我喜欢上你们班的课呀？现在在笑的人，说实话，就是脑子有点问题，要不要把你们送进精神病院？……我看是要啊，送进去之后这个班可能就好多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猪了。

“哈，我也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，说了好像也没什么用，也没几个人会真正去听，反正到时候不要后悔就行。”

ET走上讲台，把笔摔在桌上，笔盖弹出去老远：“蔡宇城，坐到我旁边考！”

自从ET进行完“思想品德教育”后，讲台下的笑声就从未停过——蔡宇城也不例外。

“来，谁还在笑，可以和蔡宇城一样。”ET严肃地说。

ET的戏刚才差不多已经看完了，于是同学们继续写作文。

ET看看表：“好，考试时间还有/十分钟，没做完的人/举手。”

此话一出，沉睡已久的教室又醒来了。

首先，就是几双手缓慢地举起——都是一些“坏学生”。ET摆了摆手：“好，手放下，要抓紧时间了。做完的同学最好再检查一遍，以免出现错误。”

“啊？还‘出现错误’？！”

“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只会英语呀！”

“目光短浅！”

ET双手放在讲台上，站起来，指了指旁边的蔡宇城：“来，如果还在讲话，就跟他一块坐到这边来。”

蔡宇城：“我好孤单……”

ET接下来的反应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——先是猛地转身，接着抓起软尺，朝他的嘴一挥（当然并没有打下去）：“闭上你的狗嘴哈！要不要我用胶布把你的嘴粘住？！”

“啊，行行行，你爱怎样怎样。”

ET转而用软尺对准同学们：“你们也是一样的哈，不要逼我采取措施哈。”然后坐了下来，继续看书。

蔡宇城伺机而动——他趁ET看得入神时，拿起了ET的软尺：“谢卉同款软尺，上链接！”底下则是一片笑声。蔡宇城更起劲了，他甚至拿起了ET的水杯：“谢卉的水杯……”

ET从恍惚中抬起头，挠挠头，看向了蔡宇城的方位……

“干什么呀！哈，还，还什么上，上什么链接呀……”ET说着，忍不住笑起来，“我看你是太闲了，要不要给你不止一点抄单词作业？”

“不要啊！”

ET将蔡宇城旁的水杯和软尺抢过来：“我让你整个寒假都不好过哦！”

ET做了下“招牌动作”，然后站起来，开始整理物品：“好，考试还有五分钟，大家不要讲话，不然这个寒假我会让你好受的。”

蔡宇城又说道：“怎么个好受法呀？”

ET露出了坏笑：“我会让你/把整本书都抄一遍的。”

“才一遍？！”

“一遍不够是吧，行，五遍。或者别人开开心心去过年，你每天都来学校上课。”

“你会愿意？！”

“我非常乐意做这件事。”

“你不要过年啦？！”

“哈，你人还怪好的呢，还是先考虑一下自己吧！我到时候可能会天天来你家做客的。”

“那我回老家，你有本事来嘛！”

“行！我家住桥洞底下！”

ET欲擒故纵：“好啊，我也可以来桥洞底下家访，让别人看看你的风采哈。”

蔡宇城赶忙改口：“哦，我家住日本福岛核电站，到时候我用核废水招待你！”

“来来来，安静。要不要我真这样做？”

“行啊，这样天天有笑话看！”

“好，到时候我看你笑不笑得出来。”ET走下了讲台，对大家说：“好，还剩/两分钟，大家检查一下班级、姓名、座号是否都有填写。……好，现在，停笔，组长起立，按顺序将卷子叠好，收上来放在讲台上。”

全班沸腾起来！

ET连忙拍了十下讲台：“安——静！我有让你们站起来吗？我只是让组长起来收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，要不要全班都零分？！干什么呀！还在讲话是不是！……”

声音忽然小下来，一阵寂静后，又忽然变回原样。

“耶！”

“耶！”

“解放了！！！”

“放假了！！！”

ET不禁捂住耳朵，笑了出来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用得着这样吗？……”

“用——得——着！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。李诗彤还从书包里抽出了英语书，往天上一扔，书页便展开来，然后落在了ET跟前。李诗彤又飞奔来，抓起书，把它撕了个稀巴烂：“终于不要学英语了！！！”

ET看着眼前这一幕，简直哭笑不得。

结果其他人纷纷效仿，地板上的英语书碎片不计其数……

ET终于平静下来，看着这一片混乱的场面，喊：“疯了是不是！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呀！”

全班（异口同声地）：“对！”

“给我坐下来！我数三下！”

全班：“三！二！一！！！”

ET皱了皱眉，心里感觉一阵海啸席卷而来——不过ET没想到的是，事情仍在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

“新——年——快——乐！！！”

“Happy New Year！！！”

“我给大家，拜——年——啦！”

ET不自觉地看看手机——还没过年呢——但不知为什么，自己的心情却像过年时一样激动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严肃，有股想把学校炸掉的冲动。算了，让林老师来收拾你们吧！

可走廊上依旧空空如也，只有一阵风从这里路过。看看同学们，有的甚至唱起了《难忘今宵》，乍一看，还真和春晚没什么两样。

ET的耐心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逐渐减少——再过一秒，说不定自己的耳膜就要被震破了。ET的眼睛里都能塞下弹珠了；鼻子则像一列火车，直呼着热气；嘴巴呢，一动一动的，似乎要说什么……

怎么还没人来呀……

ET慢慢地往讲台挪，同时看着现场直播的“春节联欢晚会”。她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拍讲台！

教室霎时间安静下来，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。过了一会儿，ET感到一阵剧痛，于是偷偷看了看手心，发现已经红得像熟透的西红柿了……

但ET强忍着痛，开始发表“长篇大论”了。

“我刚刚让你们安静，你们听到哪了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！哈，还搞得很热闹啊，你以为考完试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你们就要去戴助听器了！你以为这里是哪呀，这里是学校！来这里就要遵守基本的规矩！你要讲话自己向班主任请假去，回家尽情讲！你以为我是请你们来的呀！哈？整栋楼，连那边的办公室我看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。现在还没有放假，知道不，到时候还要闭学式还，还要开，开才是寒假！这么会将怎么不去主席台上讲呢？！老师在这里也敢这样！……来，今晚回去，把整本书的单词，每个抄四遍，闭学式的时候交过来！真的是……”

结果，林老师果真来了，ET的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“你们是疯了吗！这么大的声音连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！”

ET指了指某处：“刚刚陈彦豪、陈锐、陈睿卓、蔡宇城都在大喊大叫，还说什么‘新年快乐’。”说完后，ET拿出了手机，滑动起来，假装自己与这件事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MT：“起立！”

ET露出了微笑，然后做了一次“招牌动作”。

……

ET走进教室——这次，她倒没有急匆匆地开始上课，而是去登录电脑上的微信。ET今天怎么了？同学们虽疑惑，但并没有发问——用这时间聊天多好！

ET成功登录了微信，接着打开“文件传输助手”，打开了一个链接。

“来，大家/坐好，我们先拍几张照片。”

接着，ET将页面往下滑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方框。底下的喧闹声更大了。

ET几次试图点击视频，但都打不开，在失败了九九八十一次后，那个视频终于被打开了。

“看电影！”

“看电影！”

ET走到后面，举起手机，同学们的喧闹声逐渐减小，大家都端坐在位子上，假装在认真观看。ET拍完几张照片后，走回了讲台，同学们也随即放松。

ET将视频调成全屏。这时，黑色的背景上出现两行字幕：

本片以真实故事改编而成

谨以此片献给为禁毒工作默默付出的人们

字幕消失后，画面出现了——但整体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绿色——一个孩子牵着妈妈的手走向前方。

那声音像是从天上传来，不知是哪里的口音：“妈妈，从今天开始/我都（就）要一个人悔（回）家了。但是我怕甜（天）黑，万一走错了路该怎么办呢？”

这时，同学们才发现那凄凉的背景音乐，起哄声不绝于耳。

镜头对准两人的正脸。妈妈停下来，指着路灯，说（她也有同款口音）：“看，这里有一盏（镜头短暂切换到那盏路灯），你就向着广（光）亮的底（地）房（方）走，妈妈就在这边灯（等）腻（你），你就不会迷路了。（搂住孩子）。”

“拿（那）你一定要等我啊！”说完，两人继续向前，然后消失在黑暗的巷子中……

以那盏路灯为背景，屏幕上出现了四个大字：

回家的路

同学们兴奋地念着标题：“回家的路？！”

一条鸟语花香的巷子。

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同学们听到了心跳声。那人的手突然抖动——然后场景切换，色调又变成了绿色。画面中，那人拿着片小药丸，不知在干什么。场景切回那人睡觉，又切回怪异绿色，心跳声越来越大。那人好像在吸食毒品，画风越来越像恐怖片。然后，警车的声音在同学们的耳畔响起。

场景又切回那人睡觉——不过他也别想睡多久了。一阵剧烈的抖动后，那人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坐起来时还配有“鼠——”的声音。

只见那人上半身赤裸着。

“卧槽！”

“卧槽！”

ET看到这一幕，大喊道：“欸，安静！”但声音仍不见减小。

心跳声和警笛声终于消失了，那人用手捂着头，又看了看表，然后离开了床。

那人好像在洗脸——不过画面模糊不清。

镜头切换，那人叠好被子后，对着空气说：“妈，今天不上班，我去陈老师那里帮忙。”

说完，那人来到楼下，骑自行车走了。

背景音乐又回来了，同学们看到床头柜旁，那人妈妈的遗照，以及旁边的一把小提琴。

“我丢！”

“悲伤小曲！”

色调又成了蓝色——那是早晨忙碌的街道——但悲伤小曲把街道、把那看似平平无奇的画面搞得挺凄凉的。

那人骑着自行车出现了。他骑到一个地方，凝望着对面——瓮安县人民医院——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
又是“鼠——”的一声，色调再次变绿——这应该是那人的回忆吧！

接着，背景音乐又变了——变得急促、令人窒息。

就在那医院狭窄的走廊上，一位护士走过，那人手拿着一沓纸币，立刻走上前，焦急地问：“请问一下，重症病房在哪里？”

“一直往前走。”护士立刻回答。

那人立刻往那个方向小跑着，以那人的视角，再辅以绿色的色调，真的显得走廊很像后室。他终于找到了，但在那虚掩着的门后，一个人给他母亲的头部盖上了白色的被子（“鼠——”的声音）……

同学们又是尖叫，又是“卧槽”的，把ET搞得焦躁不安，小动作不断。真的，有这时间不拿来上课，拿来看微电影干嘛！

他一把推开ICU的门。那几个聚拢在病床边的人也看向他。这时，背景音乐消失了，离他最近的一个人带着哭腔，颤抖着说：“强子，你妈她……”（说到“她”时，声调不断降低）其他人（除了护士）也用手擦着眼泪。

强子立刻知道了这一切，崩溃了。那悲痛欲绝、心如刀割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——也表现在那刚刚响起的悲伤背景音乐上。

音乐一响起，同学们就哄堂大笑。ET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也笑了。

强子的手颤抖着，那一沓“救命钱”掉落在地上。他哭着喊：“妈——”然后跪了下来——电影甚至还给了他跪下的腿一个特写。

刚才说“强子，你妈她”的人也手拿着纸巾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现在，强子也只剩下低声唾弃的力气了：“妈……”

悲伤小曲仍在继续，但强子缓慢低下了头，消失在镜头里……

回到强子骑自行车的场景。他静静地看着医院，直到后面响起喇叭声，强子才继续骑车。

这时，ET暂停了视频。

“哎呀！”

“我还要看！”

ET关掉了页面：“好，如果这节课表现得好的话，我们第三节课就继续看；如果表现不好，第三节我们就上课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第三节还是英语课？”

ET拿起英语书：“现在请大家翻到76页……”

大家只好继续上课，不过电影也看完了一半……

同学们终于等到了第三节课，当ET带着蓝色宇航员布袋（ET最近买的新包）走进教室时，同学们是一阵唉声叹气。ET走向讲台，放下布袋，摘下棕色大便帽，将其放进一个超市拿来的塑料袋里后，对大家说：“好，这节课自习。”

同学们又是一阵欢呼。不过保持理智的人也不少——欢呼过后，一些人便喊道：“看《回家的路》！”

ET这才想起来有这回事，于是她进入了那个链接，经历跟刚刚一样的几次失败后，电影终于开始了。可是ET愣是找不到进度条，于是只好从头看起。

刚开始时的场景并不怎么吸引人，看得真正入迷的人大概只有十几个。悲伤小曲、母亲遗照、街道……走马灯似的在屏幕上放映着。直到——

那个“瓮安县人民医院”出现时，同学们就知道：好戏要来了。

绿色色调出现了！

急促的背景音乐响起了！

同学们兴奋起来，一些人说：“要来了！……”一时间，教室里活跃起来。大家激烈地讨论着待会儿即将发生的情景，还有人在座位上演练。

ET耐不住了：“欸，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上英语课。”

同学们似乎没听见ET的话，眼睛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屏幕。随着强子的脚步不断逼近ICU，同学们的心也跟着跳到了嗓子眼。这时，帮强子妈盖被子的镜头出现了，同学们浅浅地笑了一下。

这时候，ICU的门被推开了。

“要来了要来了！”

电影里的阿姨带着哭腔说：“强子，你妈她……”接着，尖锐的背景音乐响起。

同学们一个个都笑到了肚子疼，教室里就像一个养鸡场。

笑声过了好久才平息，同学们继续看《回家的路》。

瓮安县拾柴微公益促进会。

背景音乐舒缓了许多。几个人正拿着文件，讨论着什么。这时，强子来到桌子对面，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“陈老师。”

中间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抬起头：“欸，强贼（子），你来啦。刚才和啊和的小谢讲的你今天要来呀。欸，啊坐坐坐。”

于是，强子坐下来：“欸陈老师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嘛（没）？”

“欸准杯（备）得插（差）补（不）夺（多）啦，但是我们定的时间是九点多走，但是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现在刚好我们人嗦（手）不够，你来了就太好了。”

“我今天刚好休息，就过来帮一下忙。”

“你啊妈以前也晌（常）来给我们帮忙，整理资料这些。”

“窝（我）妈？她又不懂什么，能帮呀（什么）忙？”

“她？你啊妈很不容易呀。她爱朽（学），我们这些书籍，她基本上都翻。到这里来了我欣赏（以后经常）和我们交柳（流），了给（解）黑（一些）吸毒人员有关的知识情况。欸，我们这拿个电脑（自己弄了个电脑），拿（那）（个）底（地）方就是她给我们整资料的地方，所以说她非常的人（认）真，不容易呀。”

强子转过头，看着那张桌子，悲伤背景音乐再次响起。那个桌旁空空如也，接着突然冒出个整理资料的强子妈，惹得同学们又“卧槽卧槽”地喊。

镜头切换到街道，旁边出现了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我卖铺你定价”。

来到戒毒所，温馨音乐又出现了。强子站在旁边，刚才那个和强子交谈的人说：“今天，我代表拾柴微公益再一次来看望大家，大家最近过得好吗？看样子嗯（大家的）精神面貌方面还可以，希望你们/在这里积极地配合广角（管教）呃早日康腐（复）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你看我们，刚出去的强子【强子赶紧鞠躬】，家酒，可以呀（现在就很好呀）。希望大家以后尽日（快）/康复，回归社会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
鼓掌声响起。

镜头切换，强子把一份文件递给两人，然后看看前面，刚才听讲的人有的站着，有的趴在桌上。强子走到一个趴着的人的身边，坐了下来：“欸我老是看着你趴着睡觉，是不是身体波，不舒服。”

“不是，下星期就要回家了，有点害怕，出去以后不知道街坊邻居怎么看。你看像我这种人，出去了可能一辈子都丢不掉。”

镜头切换——还是那人对大家讲话。

“离开以后也要坚强，你们的亲人在牵挂着你们，今天我呆（带）了一段视频，放给大家看。”

视频主要是采访强子妈儿子吸毒的感受。这时，强子低下了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旁边的一个人问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

“没事，我只是太久没有跟她说过话了。”然后，他将手握拳，搭在了鼻子下，闭上了眼睛，哭了起来。这时，悲伤BGM又放了起来……

街道又出现了——只不过已是晚上，音乐那低沉的旋律好像倾诉着一天的劳累。

强子推着自行车出现了。他看着那盏路灯，又回忆起以前。

色调变绿，是一条村子旁的水泥路。电线杆前的两人正在聊天，强子和他妈正朝这里走来。

“老年大学不是让准备节目吗？你准备了什么节目？”

“%&#@~、！……”

“呦呦，她家孩子出来了……真的，戒不掉的，这个孩子废了。”

“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孩子都不要和他接触。”

强子和强子妈继续走。妈妈说：“挺起胸、抬起头，要像个狼（男）子汉。孩子，妈妈不可能永远陪伴你，希望你记住回家的路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天家头已经包好了你最喜欢吃的猪肉馅饺子，都等你回家去/下锅呢。”

鼠——画面切换。

这时，响起了励志背景音乐。3D立体环绕音响起——是（小时候的）强子说的话：

“妈妈，从今天开始/我都（就）要一个人悔（回）家了。但是我怕甜（天）黑，万一走错了路该怎么办呢？”

强子在路灯下停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果断地朝着那条路走去。

“看，这里有一盏灯，你就向着广（光）亮的底（地）房（方）走，妈妈就在这边灯（等）腻（你），你就不会迷路了。”

“拿（那）你一定要等我啊！”

接着，强子消失在了巷子间……

然后呢？然后，电影就结束了。

见屏幕上出现了演员表，几个人按耐不住，问：

“就没了？！”

“怎么没有彩蛋？”

有人问，但ET没理会，而是关了电脑——但声音依旧那么多。

ET一大早就从睡梦中醒来，不久便出现在街上。

今天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天——也就是闭学式——之后就是长达三十天的假期。

终于摆脱那群人了！ET恨不得下一秒就放假。

ET就这样走进了学校。

MT和CT说完后，ET就走了进来。同学们一反刚才的安静，热烈欢迎着ET。ET笑了：“哈，你们/也用不着这样吧！”

“你也笑了！”

ET默默地比了一个“6”的手势，然后说：“来来来，安/静。”见声音没小，ET又拍了拍讲台：“哎哎哎，如果还在讲，这个寒假回去就要多抄两遍单词。”

等全班安静后，ET从那个文件夹中拿出一沓表格——正式开学初那个“作业完成情况”的登记表：“好，那么，这学期的期末考成绩已经出来了。”

全班：“还用你讲？！”

ET拿出软尺：“待会儿我会给讲话的人的成绩单上的英语等级改成‘待及格’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哈。”说完，ET开始念成绩。同学们有激动的，也有懊恼的。

念完后，ET拿起软尺：“那/总体上大家的成绩不怎么样，回去要加强复习；平均分/也是全年段最低的。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你们这里/竟然还有十几个不及格的，像郑瑾稀，你，你怎么才考十五分啊？（挥软尺）啊，陈宇恒也是，考了四十二分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去抄你同桌的了……你们的成绩已经发到群里了，到时候不要挨鞭子就行，祝你们好运哈。”

说完，ET转向黑板，拿起一支粉笔……

李诗彤指着ET：“哇，ET今天终于用粉笔了！”

……ET拿起一支粉笔，开始布置作业！

教室里顿时哀嚎声一片。

“哎——呀！”

“语文和数学都没有作业！”

ET转头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杀气。但同学们随即看到了ET的字：

九十分以上

1.

于是声音又提高了一个层次，说的大概是还分90以上、90以下之类的话。

ET又用手指了指一处：“那边，给我注意点哈。”然后转过去继续写。每写一项作业，同学们的声音就提高一个层次，但ET却不以为然：“这个作业也叫多？”

“这些作业写都写不完！”

“就是，有本事你来写嘛！”

“放个假也不让人好好过！”

ET做了下“招牌动作”：“来，谁在讲，我可以单独给他加作业。”

不过没有人听ET的话。

ET转过身，继续写。过了一会儿，当ET转身时，一面黑板已经被占满了。

九十分以上

1.六上所有单词抄2遍，中

2.六上U1-U8课文抄1遍，中

3.英语手抄报

九十分以下

1.每天听默一个单元单词1遍，中

2.每天抄写一篇课文，中

3.英语手抄报

4.重做一遍期末练习

ET在黑板上比划着：“好，这就是这个寒假的作业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上面/是九十分以上，含九十分的作业，下面是九十分以下的，然后开学时统一交上来。那么/这个英语手抄报呢……”ET拿出手机，一边看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。可只有几个人在认真听，剩下的无非都在讲话，有的还睡上了。

“来来来，你们有没有在听呀？你看，到时候不要有说我没听到作业要求什么的。”

几个人醒了过来，紧接着听见了教室里的喊声：“那我就不做！”

ET点了点头，露出了坏笑：“行，到时候/你们肯定会有很好的待遇的。”

半分钟后，ET问：“来，作业/都抄完了没？”

“抄——完——了！”

“好，那大家可以自习一会儿。”ET说着，拿起一把椅子，坐了下来。

有的人已经开始写作业了，不过更多的人都在讲话——当然，还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围着ET转。

蔡宇城拿着英语书跑到了ET跟前：“谢卉，我来向你要签名了！”

ET笑出声来：“哈，你要我签名干啥？等毕业了再来找我！”

“等毕业之后说不定你都死了！”

ET的笑容依旧，但手却已经伸向了文件夹。蔡宇城一看，赶紧跑了：“啊！ET要打人了！”

果不其然，ET掏出了软尺，走向了蔡宇城。“哈，你，你还敢说这种话呀？”ET抓起蔡宇城的手臂，打了一下，“你给我老实点哈，不要逼我给你加作业。”

五分钟后，底下已经排起了一列长龙，看来是要放学了。ET说：“好，大家/可以整理好书包，我们准备放学了。”

同学们都走出校门后，ET也跟着他们出去了——寒假开始了！

ET走到那个公共厕所旁时，被蔡宇城看见了。于是他打开手表，拍了一张照——ET却丝毫没有察觉。

蔡宇城兴奋地说：“拍到了！”

ET还以为蔡宇城在说别的，便没有理会。直到蔡宇城凑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寒假快乐！”

ET笑着说：“哈，你还挺有礼貌的呀！”

“那肯定呀！”

ET没理他，转身走向对面。

过了一会儿，ET走到一个包子铺前：“老板，这里的包子怎么卖？”

“肉包两元一个！”

ET挠了挠头，思索了一会儿。“呃……能不能便宜点呀，就一块钱吧，”ET不厚道地笑了，“我赚点钱也不容易呀！”

老板看向ET：“大姐，我们这已经很便宜了，你说我也要赚钱是不是？”

“那，一块五行不？”

“大姐，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子，我这家店早倒闭了！”

ET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就已经下午一点整了。

ET在一家“沙县小吃”草草解决午餐（ET买完单后还叫老板送她一瓶可乐）后，缓缓走出了店铺。此时，一缕阳光洒向大地——不过空气还是冷的，ET戴上了她的紫色手套（上面还有蝴蝶结），然后走向前方……

该如何打发下午的时间呢？ET呆呆地站在路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想：至少没有蔡宇城这些人的打扰了，至于去哪里嘛……

ET走到公交站旁，看了看线路图，有了答案。

那辆公交很快就到了，ET迈着稳重的步伐走上了车。她刷完卡后，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——这辆车还算宽敞的。

车子离开了公交站。ET拿出手机，看了起来。这时，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就在她的座位后面：“老母猪！你……”

现在的学生这么没素质了吗？ET好奇地转过头看了看——果然是李诗彤！

“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ET笑着问。

李诗彤张大嘴巴，半天才吐出一个“啊”。接着，又有几个人如同雨后春笋般从后面探出头来。ET一看，它们分别是：林煜昕、王芷辰、陈慧欣、刘睿萱。

啥？怎么这么多人？

林煜昕：“谢卉怎么在这？”

李诗彤：“啊？！谢卉，你好呀！”

ET无奈地笑了：“欸，我跟你们坐一辆公交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”

林煜昕：“怎么没有了！”

李诗彤：“你给我们开小灶呗！”

ET：“行，我可以给你们加一点作业。”

林煜昕、李诗彤：“不要啊！”

ET：“我看你们这副德性不像是不要的样子啊。”

李诗彤：“那你要去哪里？！”

ET打开皮包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哈，我挺倒想知道你们要去哪。”

陈慧欣：“完了不想下车了……”

ET看着她们，同时摸索出一根火腿肠（午托同款双汇火腿肠）：“哈，怎么，见到我就不想下车了？”

“那肯定呀！”

ET又笑了：“哈，你们这……”

“你可是我真爱粉。”

ET没理她们。她转向前面，剥开了外皮，咬了一口。

结果，车停了一站又一站。眼看就要到倒数第二站了，那几个人却始终没有下车——ET的心已经凉了一半。但ET可是很关心自己的钱的，她怎能看着两块钱白白被浪费呢？于是，ET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

车门关上了，车开动了——那几人还在！现在，ET已经知道她们要去哪里了；她们也知道ET要去哪里了。不过那几人变得异常兴奋，讨论着接下来的事；ET却陷入了沉思……

眼前的景物飞快变化着：有车，有树，还有店铺……而这时，前面的山峰已经清晰可见了，车内也响起了报站声。于是ET拿起包，离开了座位，几个人紧随其后。

门开了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几人看到了一块熟悉石碑，上面写着：高盖山公园。

ET硬着头皮下了车，公交随即消失——这下是连退路都没有了……

那几人紧随其后，然后向前走去，ET也跟了过去。几人走上了几层台阶。

其实来这玩的人也不少，只不过前面几个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。ET简直惊掉了下巴——一群人已经在这等了李诗彤她们好久了。

这学期刚结束呢，怎么现在又是那群人？坏事了……

ET看看右边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再看同学们：

童钰轩：“看，ET！”

男神（推眼镜）：“啊，ET怎么来了？”

李诗彤：“刚刚她和我们坐一辆公交车，然后呢……”

林煜昕：“她刚刚还在车上吃火腿肠呢！”

蔡宇城：“啊？就是午托吃的那款？”

李诗彤：“好像没错！”

郭吉家：“牛逼！”

蔡宇城：“欸，那她是来这里干啥的呀？”

李诗彤：“我去问一下ET！”

这时，ET缓缓走来：“你们/在讲什么？”

“请问您来这里是要干嘛的呢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ET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。

蔡宇城突然指着ET的脚：“哇！足力健……”

你看，又来了！

ET指着几人说：“哈，你们/是想被我加作业吗？要不要我挨个去你们家家访一下？”

蔡宇城：“我住在桥洞下，你要不要来？！”

ET又露出了她那副笑容，她走向蔡宇城，差点又要摸头：“哈，我看你不止在学校里这么猖狂，在外面也一样啊！”

“谢谢夸奖——”

ET又看向其他人：“哈，我看你们见到我一个个都喜笑颜开的哈？！怎么，是想要我给你们补习英语吗？”

陈慧欣：“啊，不要！”

李诗彤：“我们先上山了哈，拜拜！”说完他们就走了。

结果ET也跟了上来，然后就被蔡宇城发现了。蔡宇城坏笑道：“你怎么又来跟踪我们了呀？”

ET又笑了：“哎，你们真是……”

他们走的是那条步道——其实ET更喜欢走楼梯，不过看在他们的份上，ET还是选择跟着他们——好奇心嘛，别以为ET没有。

一路上，大家都在聊天。

李诗彤：“你还记不记得跳蚤市场时ET说过一句：‘哎哟我这一把年纪还吃什么糖呢？’”

蔡宇城：“哦，对对对！”

陈睿婕：“还有上次ET那个比‘六’的手势……”

男神：“哦，就是——”

几人不约而同地做出那个手势——慢慢将手举起，同时还比出数字“六”，接着，大家笑了起来。

ET又凑过去：“你们在笑什么呢？”

蔡宇城先发制人，喊：“我们在聊你黑历史！”

ET半信半疑，但她的脸色还是明显变阴沉了：“哈，比如说？”

几人争先恐后地对ET讲述，把ET弄得满脸口水。

林煜昕：“上次你不是叫我们手举起来吗？”

李诗彤：“‘我一怒之下把他的新启航扔到了楼下。’”

“还有上次那个——”蔡宇城站定，开始模仿ET那龇牙咧嘴的模样，“‘你以为你很拽呀？我拽起来比你更拽！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拽给你看！’”

李诗彤：“‘你们这是思想品德的问题！’”

郭吉家：“还有那个打陈昊圻那件事，我的记忆非常深刻！”

李诗彤：“还有‘这周末刚好有个周末’！”

ET笑着说：“哈，你们上课学我的东西倒是学了很多，英语倒是没学到一点啊？”

“怎么没学到了！”

“我们都记得‘Women’s Day’呢！”

ET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走，同学们笑了起来——笑ET的叹气声。

800米处。

同学们来到了一个亭子旁，经过一番（也就十秒左右吧）讨论后，决定去休息一会儿。

几人打开了自带的包或者袋子，拿出里面的东西——大部分都是一些零食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ET的皮包，小小一个，里面却有不少东西。于是，ET打开包时，所有人都看着她。李诗彤还起哄道：“见证奇迹的时候！”

ET翻起包来，几个口罩包装袋露了出来——这几乎是ET必备物资。然后，包里出现了紫色的一角（ET想：完了，闭学式时不小心把软尺放进这个包里了……），同学们大吃一惊：ET还有带软尺？！

接着，ET掏出一双紫色的、上面带蝴蝶结的手套，和一顶棕色帽子（ET怕路上会冷，所以特地把这两样东西带来了），然后抬起头，开始戴手套。这时，她看见了同学们正好奇地看着自己……

这时，李诗彤“赞叹”道：“哇！ET好‘美’呀！”

ET笑了：“哈，你还挺会夸的哈……”

蔡宇城：“不是，是很丑！”

ET不仅没有皱眉，还笑得更灿烂了。她习惯性地点点头：“行，要不要把你刚刚说的话抄一百遍？”

“哦，No no no……”

ET又瞪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戴手套。

蔡宇城又开口了：“你有带火腿肠吗？！”

ET没有深究这句话的“含义”，于是如实回答：“有。”

“是什么牌子的？”

“呃，我带的是双汇火腿肠。”

然后，几人都笑了——只留下ET疑惑的神情。

李诗彤：“ET打广告！”

不久，他们离开了亭子。临走前，ET还特地把软尺揣在了手上——真是因祸得福啊！

太阳出来了，ET露出了微笑。太阳又被前面的树荫遮住了，ET严肃起来，还拉紧了外套的拉链。

“哈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讨论关于我的事了哈，不然——”ET挥了挥软尺，“别让我在寒假也要揍人哈。”

说着，ET看向蔡宇城，那意思很明确。蔡宇城显然也想到了什么：“哦，我刚刚还忘了件事！等下再说。”

ET露出她招牌的坏笑，同时凑过来：“哈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也不要讨论关于我的事，不然别让我再寒假也要……”蔡宇城说到这里直接笑了，ET却很纳闷：也要什么？

同学们看到湖了，而树荫也消失了。

ET看到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，于是说：“好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先走哈。”

几人答道：“好——”只不过声音稀稀拉拉的。

另外几人则跟上ET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“你们去什么！像你这样像是要上厕所吗？！”

“像！”

“等我上完再去！”ET说着，还推了她们一把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女厕所。

看到李诗彤几人回来了，蔡宇城赶忙“热情相迎”：“ET不让你们去？”

“对呀！”一人说。

李诗彤夸张地说：“她还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好像我们要拍她一样。”

蔡宇城几个人已经笑到肚子疼了。笑了一会儿，蔡宇城突然有了个好主意：“欸，待会儿我们躲在墙后面，等ET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蹿出来吓她一跳！”

男神（摸鼻子）：“啊？”

李诗彤：“这个主意好！”

于是，他们躲到了墙角。

蔡宇城捂着嘴笑：“待会儿谁去放哨？”

立刻有几双手举起。李诗彤更是直接跑走了：“我先去看一下情况哈——”

不一会儿，李诗彤又回来了。几人赶忙问：“ET怎样了？”

“我刚才跟ET打了个招呼，然后ET就说：‘干什么啊！给我出去！再这样就给我写一份检讨！’然后ET就开始从包里拿纸，我就跑回来了。”

“ET把包拿去了？”

“好像是吧，我刚才还听见ET在那里翻包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六！”

蔡宇城：“欸，李诗彤ET有没有拉稀？”他自己说完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

郭吉家突然警觉起来：“ET来了！”

不错，ET背着包从厕所走了出来。同学们立马安静，只剩下无声的笑。

ET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，同学们都屏住呼吸。三米，两米……

ET的脸出现了！

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蹿了出来，现场一片混乱。

ET看着空旷的走廊：嗯，他们终于走了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几人突然蹿了出来。ET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惊吓，而是惊讶：他们怎么躲在这里？接着，ET就看见同学们朝自己扑来，赶忙往墙边躲——自己差点摔倒了。

事后，ET板着脸盘问道：“哈，刚刚都是谁从墙角冲出来的？给我承认。如果没人承认的话，待会儿/我会给你们的家长打电话的。给你们三秒。三……”

蔡宇城最先开口：“老师！”

“是你是吗？还有谁？”

“老师，我们先走了哈！”说着，蔡宇城就先跑了。李诗彤大喊道：“等等我！”然后也跟着跑了，接着，后面的一群人中有一半紧随其后。像瞿明爔这几人看着他们跑走，连忙去追。瞿明爔一边小跑一边说道：“欸，你们要去干嘛？！”

转眼间，ET前方就只剩下了空气。ET快步向前走去：“欸，你们给我回来！听见没有！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你们家长！真的是……”ET喊着喊着，竟笑了出来。

ET的声音在整座山的上空环绕，但那几人是真的没听见。

李诗彤：“看一下ET有没有追上来！”

蔡宇城：“ET那种人能追得上来？”

于是他们放慢了脚步。

前面，树荫犹如巨掌向人们压来，湖也消失了。地上那个“1000m”的标志显得破烂不堪，像是一张破网。

左边出现用木头做的楼梯，右边是那条步道。选哪条好呢？

同学们激烈地讨论着，有说楼梯更快的，有说步道更平缓的——但就是没有做出个决定。后面是有光的地方——但ET随时会到来。这只是在浪费时间。

有人说：“要不先去右边（用竹子做的凉亭）坐一下？”

这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赞成——他们确实累了。于是，他们走向了那里。一坐下来，就听见童钰轩的声音：“欸，ET来了！”

看看外面，ET果然正朝这里走来，她还把软尺揣在口袋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，ET离同学们越来越近，大家都蹲了下去，离ET近的人还把随身带的包挡在前面。

不错，ET走来了——她好像还惦记着坐公交要花的两块钱。

ET拿出了软尺，用手“抚摸”这那“光滑”的表面。当她看到前面的缺口时，还皱了皱眉，惹得同学们差点笑出声来。就在这期间内，ET又向前走了两米！

蔡宇城从中间探出头来，确认没人后，蹲着走到最前面，然后翻起手表，想要拍ET。

李诗彤一看：“卧槽我也要拍！”于是也拿出手表。

五米，四米……

前面的人看到了ET的足力健，笑了笑，继续录视频。这时，同学们才发现，ET之所以这么晚才走来，是因为她刚才去包里翻火腿肠了。现在，ET吃得正香呢！

“我真是服了！ET到这时候还在吃火腿肠！”

然后，ET转向左侧的草丛，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咦——”

“好恶心呀！”

ET走了。但同学们仍不敢作声，怕ET要求写检讨书之类的。等ET走远了，蔡宇城火急火燎地说：“快！跟我走！”

同学们的姿势立马改为半蹲。蔡宇城探出头，发现ET已经走远了一段距离。这时，ET拿出手机，然后将其放在耳边，还说了些什么。就是现在！

同学们跑出了那一条走道，同时，每个人都紧盯着ET，哪怕它有一点小动作都能把他们赶回原地。

经过三次这样的逃跑，同学们的额头上都有点汗了。大家喘着粗气，表示再也不跑了。这时，ET停在了路边。蔡宇城喊道：“ET停下来了，快跑！”

这次，同学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路上，像一群过街老鼠。这条步道前面就是ET，于是同学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楼梯。“我来断后！”蔡宇城说。同学们上了斜坡，速度却仍然不减，直到拐过一个弯后才停了下来。

“ET没发现我们吧！”

李诗彤看看后面：“好像没有。”大家这才完全放松下来。

男神：“ET好像在找我们……”

李诗彤：“没事，就算ET发现我们又能怎样？我看她穿足力健能跑多快！”这句话让大家笑了出来。

于是，大家继续爬山——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
现在，同学们又路过一个厕所。

“如果刚刚ET是来这个厕所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就逃不掉了。”李诗彤说。

“如果在这里就只有一条路了。”CN说。

“最抽象的一集……”男神说。

“要不是蔡宇城的话，我们可能……哎，蔡宇城跑哪里去了？！”

郭吉家：“啊？不会躲起来了吧！”

李诗彤：“难道他去跟踪ET了吗？”

男神：“哇！好厉害呀！”

童钰轩：“要不要去找一下他？”

李诗彤：“谁有他电话？……哦，我好像有！”

说着，李诗彤打起了电话——结果没接通！

“算了，不找了，我们先走吧！”

大家便离开了这里。而现在，几人似乎已经逃不掉了……

也许是喊声太大了，也许是ET觉得后面有人跟踪自己——反正她突然转过了身，指着蔡宇城：“你给我停下来！”

蔡宇城下意识地转过头，发现ET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。而前面的人跑得太快了，所以没听见；而ET已经大步流星地朝他走来了……

蔡宇城连忙往湖那边跑。ET则是伸手指着他，傲慢地说：“蔡宇城，你/要是再跑的话，我就打电话给你家长。”

蔡宇城好像没听见——不知是真没听见还是装的——他径直向前跑去：“你能追上我吗！”

ET的脸顿时阴沉下来。她快步走向蔡宇城（因为她不想跑，也跑不动），周围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看着她，想：这两个人是谁？有什么关系？

ET没有注意到，他从口袋里拿出软尺，就像在拿一把利剑。蔡宇城回头一看，发出“啊——”的尖叫声，ET挥动了一下，同时继续走：“三！二！一！”

结果，蔡宇城失踪了。ET四处张望着，但就是没有他的影子。ET嘟囔着：“哈，不要让我找到你就行。”说完，ET继续向山上走去——走的时候还不忘寻找他。

她又路过了同学们刚刚躲藏的地方——这次她倒去看了，可是没人。

于是ET继续走。她看着旁边的树、山、草……看什么都像蔡宇城。她甚至能看到树后面突出的一点，好像有人躲在那——也许是幻觉吧。

起风了，ET将拉链又拉紧了一点，不过另一只手仍拿着软尺。

ET来到发现蔡宇城的地方了——现在，那里连游客都没有，只有树叶在沙沙地叫——连声音都挺像蔡宇城。于是，ET继续走。

这时，只听ET背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，ET立刻转头，看见了一个身影，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身影。

果然是蔡宇城。

“你抓我干嘛？是想强奸我吗？！”

ET脸红了。“哈，你，你还躲到我背后呀？”ET戳了戳他的脸，“我看你没少玩捉迷藏啊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……是怎么跟老师说话的？”

“不就是这样吗！……”

“要不要/我给你加点作业？”

“我作业本都撕了！”

“哈，你态度还挺不错的呀？……我问你，刚刚那些人/现在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蔡宇城自己先笑了。

“你给我严肃点！我问你……”这时，蔡宇城的手表响了起来。他低头一看，正要接，但ET就在旁边！于是，他挂了电话。

“刚刚/是谁跟你打电话的？”

蔡宇城摸了摸后脑勺：“是我妈！”

“那你怎么不接？你难道不怕回家后挨鞭子吗？”

沉默。

“哈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吗？你/先跟我走，今晚回去写一份400字的检讨，开学后交给我。交不上来的话，”ET挥了挥软尺，“你自己看着办哈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，现在都寒假了……”

“我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！”

于是，蔡宇城就跟着ET了。ET看了看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走路。

ET还加了一句：“哈，待会儿如果再跑走哈，你/今晚回家可能就要被父母打了。”

同学们又看见了步道，只有几个游客正在闲逛——没有蔡宇城。

李诗彤：“蔡宇城不会真去跟踪ET了吧！”

童钰轩：“啊？”

他们边聊边走，还是时不时向后看去。就这样，他们越走越远……

ET拿起手机，查看了一下消息。这时，后面传来了一阵响声。ET警觉地朝后看去——果然没有人！

ET又看向前方，发现蔡宇城已经逃之夭夭了！（其实蔡宇城才刚跑走，距离ET也只有十米）ET举起软尺，一伸二挥三开口：“蔡宇城，给我停下来！”

蔡宇城回头一看，假装很害怕的样子：“啊——”然后跑得更快了。这次，ET没有犹豫，直接向蔡宇城跑去：“是你逼我采取措施的，不要让我追上你哈！”

乍一看，ET的跑步姿势真的像跑操，速度那叫一个慢——真的像是一个老年人。不过ET不以为然，脑海中还回荡着上课时教的《You and me》。她感觉自己像是在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，其他人被自己一个个超过。旁边的树木在为她加油打气，阳光洒在路面上，闪闪发亮的，像是金牌。她还默念着英语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格言：“Faster,higher and stronger.”“One world,one dream.”就在这段时间里，ET思考着人生的价值，对它有了一种新的定义。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也逐渐清晰起来，ET感觉热血沸腾。一米，两米，三米……眼看自己就要冲破终点——

一阵鸟叫声把ET拉回现实——蔡宇城已经消失了！

音乐骤然停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北风……

ET回头一看，她好像在那个几米来着？哎呀老花镜没带，看不见……不管了！反正就在那个什么米的地方开始追蔡宇城的——自己现在离它的距离才……五十米左右！ET苦笑了一阵，想给卖足力健的店铺一个差评。她又看了看软尺，那滋味，嗯……不过ET转念一想：是不是因为背了包的缘故？

她继续漫无目的地走着——现在自己身边啥都没有了！现在总可以回去了吧？！ET一想，脑海中就出现了金币的声音。不行！没爬到顶，决不退缩！就像那两句格言：“Faster,higher and stronger.”“One world,one dream.”（这和两块钱也没关系呀！……）

就在这时，ET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在那什么……玻璃栈道上走。ET一眼就知道了那人的身份，于是大步流星地向他走去。

等离他只有十米后，ET拿出软尺，大喝一声：“蔡宇城！”

蔡宇城对着手表说了一句，然后看向ET，接着笑了。笑完后，蔡宇城放下手表，喊：“你怎么追上来的？！……啊！怪兽来了！！！”

仅一瞬间，蔡宇城就又跑了起来，ET指着他：“你给我停下来！”然后向他走去。这次，蔡宇城竟没跑，而是阴阳怪气地喊道：“快看下面！”

ET以为前面的木板裂了，还对他有些许感激。ET停下来，一看——

自己站在下面的树上！

ET感觉下面的钢化玻璃随时会破裂，惊恐地想象着坠落山崖的情景（也许是最近恐怖片看多了吧），下意识地向后跑去，还差点摔倒（于是ET伸直两手保持平衡）。当ET重新站在木板上时，那瑟瑟发抖的感觉丝毫不减——于是又退了老远。

“来，蔡宇城，给我过来。”ET又一次走向他——他又一次跑了。

ET再次奔向蔡宇城。这次，她的脑海中可没有什么音乐了——而是突然联想到了某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药物的广告，结果想了一秒就停止了。ET继续追逐蔡宇城，手中还拿着软尺。这次ET的速度好像快了点，两人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蔡宇城却突然拐了一个弯，跑上了台阶——ET没有多想，也追了上去。蔡宇城拐进了左边的一个通道，ET紧随其后。这时，ET闻到一股上头的味道，她定睛一看：差点就进男厕所了！

“蔡宇城，你给我出来，要不然/我就打电话给你的家长。”说完，ET愤愤不平地走向外面。

几个人坐了下来，有的人打开了自己的包。

李诗彤：“我现在都不知道蔡宇城怎样了！”

CN：“他是不是回家了？”

男神：“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？”

李诗彤打开手表，正要拨打，蔡宇城却先打了过来，李诗彤接了。

“你在哪里？我们一直都没找到你。啊，还有，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！”

蔡宇城笑着说：“我刚刚被ET抓住了……”

同学们大吃一惊。李诗彤继续问：“啊，那你刚刚……”

“ET刚刚让我跟她走……啊——”

“你怎么了？！”

“等下再跟你讲，ET要来抓我了……”说着，蔡宇城给李诗彤看了看ET。

“哇哈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同学们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只见屏幕上，ET正拿着软尺向前奔来，那速度真的是慢——就像她的电脑（参见“新冠来袭”）。画面晃来晃去，很显然，蔡宇城正在“逃跑”。这时，ET指着这里说：“是你逼我采取措施的，不要让我追上你哈！”

几个人已经笑到肚子疼了，李诗彤还站起来，看了看前面。

“欸，ET还在追你吗？”

蔡宇城还在笑：“还在，不过她跑得像只乌龟一样……不说了，ET又来了！”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

李诗彤：“ET待会儿可能会追到这里！”

童钰轩：“那我们要不要躲起来？”

李诗彤：“我还想去看ET追蔡宇城呢！”

林煜昕：“那我也要去！”

李诗彤：“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哈！”说着，李诗彤便走向前方。

几个人拎上包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然后，他们又出发了。

蔡宇城蹑手蹑脚地走到男厕门口：ET还在！

不过，现在最好不要让ET发现自己——不然又得坏事。这次，蔡宇城没有去招惹ET，而是观察ET的一举一动。这时，ET的手机响了起来，ET拿出来，点了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到耳边：“喂？”

就是现在！蔡宇城从ET身后走过，还给了她一个中指，然后从厕所后面绕走了。

ET这边——

“喂？”

“啊，您好，请问你有没有买房的打算？我们这边有一套房，就在地铁口附近。”

“哦，这个/暂时没有打算。”说完，ET就挂了。

但ET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她走进厕所，发现那股背景音乐般的怪笑好像消失了。ET顿感不妙，她立刻举起软尺，进入“备战状态”，然后走向步道，左右张望着，又向前走了几步，拐到了厕所后边。

后面好像有谁跑步的声音。ET转头一看——蔡宇城！（他是怎么跑的？）

这次，ET并不打算追他，而是从容地掏出了手机，打开“电话”这个应用，然后找到了蔡宇城妈妈的电话。现在，她的手指就悬停在“拨打”的按钮上，但一直按不下去——她想再给蔡宇城一个机会。

“蔡宇城，你要是再跑的话，不要怪我给你家长打电话哈！”

蔡宇城远远地转过头来，冲这里喊了一句什么，但ET没听见——不过准不是什么好话。

嗯，蔡宇城还在跑……ET一边走向前方，一边按下了按钮！

震动声立刻出现，不到五秒，电话就接通了。对方的声音好像挺耳熟，正在说：“哦，请问您是打算买下这套房吗？我们……”

“哦，打错了……”说着，ET挂断了电话：刚才准是眼花了。于是，她又在历史记录中寻找起来，不一会儿果然找到了。ET再三确认后，拨通了电话。

“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……”

ET一下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往下山的路走了：今天真是倒了霉了！……现在先不找你们麻烦，晚上我把你们的家长一个一个的问候一遍！

我的两块钱啊……